

人生

HUMAN LIFE MAGAZINE

第十一卷
第十一期



觀音大士像

清江澤辰墨繪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有部份牧師起立請求解答數項有關佛教一般常識問題，如禪宗之特點，各宗分別，臺灣以何宗為盛行等。演法師均一一圓滿解答。演師為七十五個牧師說法，修辭優美生動，義理深入清晰，儀態莊嚴，為聞法者留下深刻印象。此次說法共歷三小時，至下午一時始結束，諸聽者皆忘腹中饑餓，實因飽養法味，不知時間之消逝。

東山寺起建護國戒會

（屏東訊）本市東山寺為屏東首刹，亦本省南無大德也。歷年弘化興教，十方檀越喜捨捐輸，不遺餘力，經常修繕，努力經營，現值莊嚴隆重，用報國恩。爰特授五戒並訂國曆十二月三十一日傳授五戒。至十二月九日傳授在家菩薩戒，禮請證道老和尚得戒，徵淨老和尚羯磨，默如法師教授講戒，並請隆泉法師開堂，戒德法師陪堂。受戒者，請即報名登記，幸勿錯過勝緣。

日期：自即日起至國曆十一月二十日截止。報到日期：國曆十二月一日來寺報到，並需自帶行李，隨身換洗及日用品。

西藏喇嘛高僧吐登上師

（國叔衣鉢承繼人為吐登參利）

藏僧吐登喇嘛金剛上師，十一月三日圓寂，遺體移香港殯儀館治喪，六日下午三時在該館辭靈出殯，由諸山長老優曇、覺光、旭朗、海山、懷中、宗才、曇慈、明心、明輝、品蓮、蓮全諸師等領導四衆佛子，在該館大禮堂舉行佛事出殯儀式，遺像前念佛繞佛上香上供，參加者凡數百人。又由臺灣東普陀寺茂峰上人，領導全寺僧伽及四衆佛子百餘人，在該寺大殿，為吐登法師舉行往生普佛。吐登法師生前不著歷錄下：藏僧吐登喇嘛金剛上師，自幼剃度於北平雍和宮，深研密宗，學法廿餘年，離開雍和宮後，初在上海宏法有年。七七事變前，上師正在河南開封府宏法，並任河南開封佛教會會長。對日抗戰發生後，即隻身轉徙到廣州，在廣州佛教居士林宏法，不久即應請來香港主持密藏院，「真如藏密院」及「普賢佛院」等處弘法直到今。上師六歲出家，宏法三十餘年，僧臘五十八載，以上師秉性慈悲，修持宏宏法度生，五十餘年如一日。

泰國龍華佛教社助中 泰藏災民白米廿大包

（泰京訊）本京龍華佛教社，月前為慶祝地藏王菩薩聖誕，特召集諸善信，社友捐助白米甚多，據悉，該社理事會經已議決，將所存之白米撥交救濟社，作為救濟之用，上月五日九時半，由該社理事長廖振祥，率領常務委員王臣、馬鴻英及救濟組組長黃林等，代表龍華佛教社，前往我駐泰大使館，捐獻白米二十包，救濟臺灣中南部遭受水患之難胞。

由我駐泰大使接收，廖理事長致辭謂：「這次我中華民國臺灣省中南部，遭受六十多年來最大的颶風，引起了嚴重的水患，許多同胞們流離失所，嗷嗷待哺，我們海外僑胞的兄弟姊妹遭受災難，自然會引起同情的悲痛，尤其是我們學佛的人，本佛教慈悲為懷的精神，應當負起互助的責任，所以小弟今天代表龍華佛教社全體社友們，捐獻白米兩噸，藉作救濟之用，最後但願佛陀的威神力，早日將災難化為吉祥，受災的同胞們，離苦脫難，安居樂業。」繼由抗大代表答辭：「海外僑胞關懷祖國，值得欽佩，僅代表受災同胞向貴社致謝。」辭畢，移交禮完成，各理事在愉快的氣氛中辭歸。

又訊：聞該社已決定不日將白米二十包，捐獻泰國民助賑會，為救濟泰國水患之災民，又將白米二十包，捐獻泰國佛教總會，作為救濟西藏印度之教友云。

菲律賓佛教華僑界舉行 護國息災法會三日

（本刊菲律賓訊）此間華僑界由瑞令法師等發起自十月一日起至四日舉行護國息災法會三日，此一大法會，自下午四時，在那拉街大興信願寺舉行，並公祭戰亂以來殉國將士及被共匪迫害之大陸死難同胞。公祭禮於四時半開始，至五時結束。由大使司儀，各僑團代表陪祭，宗聯周冰心讀祭文，柯延偉司儀，中正中學樂隊奏樂。是日前往參加公祭者有：大使館館員，及各領袖僑團代表，佛教界善信等二百餘人，情況極為莊嚴隆重。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十二期

發行人：東 主 編：性 如 初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任主社分外國

菲律賓：瑞 南 洋：廣 泰 國：謝 普 美 國：知 檀香山：泉 慧 定 揚 餘 今

承印者：建 華 印 刷 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帳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壹幣參元

大乘思想對於科學的影響

·力士·



近代科學發達，並非東方文化之產物。所謂東方文化，不外可以代表中、印、日、韓的「儒、釋、道」及婆羅門等教。道教思想，說無極生太極（道生一，一生二），酷似印度婆羅門教最古典籍梨俱章陀本集中的無有歌，如出一轍。

其教祖老子，現今一般學者，以為是不是歷史人物，尚屬一個問題。加之從關於他的傳說中，說他最後騎青牛（按印度最容易說牛）出函谷關，不知所終，豈僅經老子化胡經並混取印度諸尊者出生的神話故事等看來，則道教思想，也許為印度婆羅門教一部分之化身，須待研究。印度婆羅門教思想，與科學的關係，差不多和大乘佛教思想一樣。大乘佛教思想，容後論及。中國儒教思想，如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博士以為作為孔子哲學的，是易經中的「易、象、辭」。幾全係人文主義，很少有阻碍科學發達之處（此單就初期儒教而言）。例如中國最古時代的周牌經，姑作別論。以後西紀前三世紀時，有磁性的發現和化學始祖煉金術 Alchemy 之發明。西紀一世紀時，有造紙；隋唐五代時，有雕版、印刷；十世紀時，有火藥等實用科學之發達。惟如中國哲學史大綱所說，由中世第二期東晉時代起，特別到北宋時代為止的數百年間，中國思想，却被佛教（當然大乘佛教佔什九）所代替。同時亦影響及日本與韓國。印度自西紀前千年，至西紀十世紀時，除去中

間西紀前五〇〇年至西紀二五〇年所謂「哲學分化時代」，都為婆羅門教與佛教之天下。尤其西紀二世紀至八世紀的六百年間，全為大乘思想之獨霸。在此前「哲學分化時代」中的省那教相對主義，勝論派六句義，數論派二元論等說，本皆可以促使科學之發達。

蓋所謂科學，要不外由數學，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可以包括。自然科學中，有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宇宙發達史、地質學、生物發生學、記述的星學、地理學及系統的博學等各個部門。社會科學中，有心理學、系統的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系統的法理學及實驗主義的人生哲學等各個部門。按此等科學之道，是立於若干假定之上，在一定的認識目的之下，以內外一切經驗，選擇其合目的，根據經驗的或先驗的方法，作合理之研究。若只注意其主觀思想之融貫，而忽視其客觀經驗與事實，那便成為玄學而非科學。玄學有時雖也言經驗與事實，但必須此經驗與事實，能合乎其玄學之構想，剛給予其某種存在之理由，而又無法依從經驗與事實做印證，才為彼所取。

大乘佛教思想，如所周知，是由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小乘佛教，漸次發展而來。根本佛教中的諸法無我、諸行無常、五蘊，乃至原始佛教依五蘊而發達的十二處、十八界之蘊、處、界三科等說，都確係物理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科學之研究。又原始佛教中的十二因緣與三世輪迴說，也都含有胎生學的生理心理之科學研究方法。部派小乘佛教中的上座部，以積聚說之分析觀，詳解蘊、處、界三科，以因果律，說明內外諸要素的結合

關係，也都屬於經驗的科學之方法。一切有部主張三世實有，於色法中承認原子，稱之為極微。就地、水、火、風、四大，依順序立堅、濕、暖、動性、與持、攝、成熱、長養之業用。於一切所造色，立生、依、立、持、養五因等，仍確實為物理學與生物發生學之科學。由小乘成為大乘之焦點，在大乘部之現在實有一說。現在實有，若就現象界作研究，則猶不失為科學之範疇。無如將此意義，乃作為剎那無常不斷連續之現在一剎那心。同時現在的此一剎那心，為絕對的能統一；其餘一切，皆變為此能統一中的相對的所統一，而成為初期大乘之空。

以整個大乘而言，當然不完全為空。但無論如何：空也好，有也好，亦有亦空也好，非有非空也好，要皆不外如赫格爾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一七七〇—一八三一的辯證法之架構，使其歸屬於絕對觀念 Absolute Idea，成為絕對的唯心主義或絕對的唯心論之玄學。若中期大乘的瑜伽唯識學，藉印度論理思想中的譬喻和婆羅門教中比較受重視的夢位之夢，更是一切皆形成如夢如幻，而於主觀的唯心之心，追求其所謂隨願所成的美滿淨土莊嚴之生活。對客觀經驗事實上的宇宙與人生，不得不說是全被放棄。

本來佛陀，對印度古代思想中的積聚說與轉變說之兩種心物二元論的心物，可能不可能分離，還是使心歸還於物，或是使物歸還於心的說法，一概總未採取。它只是以觀察現實生存為起點，而並未以形而上學為所重。

然而大乘之所以為大乘，筆者數年前，於「大乘佛教和印度思想」一文中，有提及：「大乘佛教的興起，只要我們稍一觀察，便不難知道它有經、緯或內部與外部之因素。」如日本故木村泰賢博士大乘佛教思想論中之所述，即是經或內部的。關於外部的，筆者現略舉三點於左：

一、宗教的：在印度最早最古型的梨俱吠陀 Rig veda 中，把宇宙太極，作為唯「ekah」。該章第十卷中的無有歌說，「唯」的「Ad ekam」。生主歌說，「唯」萬有主 Bhutasyapatir ekah」。造一切歌說，「唯」神 Deva ekah」。原人歌把全宇宙作「原人 Purusa」。以後奧義書中，作「唯」不「Ekam eva advitiam」。而於佛教中，則發展推移，成為「唯」有乘法，無二亦無三的大乘思想。

二、政治的：印度當釋尊住世時，已有十六大國，恒與戰事，互相爭霸。為了配合此理想，早在宗教中，已有諸神合併之現象。同時在人事政治方面，也遂想像出能統一四海的轉輪聖王 Chakravartin。後來紀元前三世紀時，此種想像之希望，竟在阿育王 Asoka 269—232 B.C. 手中，一度被實現。因此亦特別發展，成為大乘思想之理念。

三、心理的：大凡一般人，都不離皆有主觀的希冀、偏好、投射、理想化、虛構、固執、好大、好勝等心理作用。培根 Fr. Bacon 說：「人的悟解，並非乾燥的光線。」這就是在我人心理作用上，多少都戴着付有色眼鏡，驅使其虛構之氣，固執之心，不肯也不能向自己所不願意的或者是使自己所失望的經驗事實之真相而低頭。縱使這經驗與事實，已十足可以否定自己之所持時，但由於虛構之氣，固執之心，也寧可掩耳盜鈴，一概予以抹煞。所謂大乘思想之大乘，根本即係當時佛教中既成之一派，自我比較，對他人（小乘）貶低、棄捨的虛構、固執之命名。而當時受貶低受棄捨的他派（小乘），也曾提有抗議，說「大乘非佛說」。無奈於一般好自稱大，好自為勝的心理作用上，却先天地注定了它應該失敗的命運。依事實舉人而言，世親正是一個好例。世親早年，本為所謂小乘立場，以理長為宗，著聰明（俱舍）論。可是終因家兄無着等關係，轉變立場，反而造觀所緣緣論等，大破其所謂小乘。

大抵科學之所追求的，是在由宇宙或自然的型

模、秩序、構造及系統，而把握住一種經驗之流中的原理或原則。這目標，亦正是人類理智生活普遍所追求之目標。愛因斯坦說：「一切科學之目標，在調整我人之經驗；並將此經驗，納入一邏輯系統之中。」原子物理學家波爾 Niels Bohr 說：「科學的任務有二：一是擴張我人經驗的領域，一是納我人的經驗於秩序之中。」科學與玄學，雖同樣在努力思想，但其區別即在此。可以說：一是經驗的、相對的、形而下的、普遍觀念的、客觀的、邏輯的、必然體系的、多元的；一是超經驗的、絕對的、形而上的、個人觀念的、主觀的、非邏輯的、非必然體系的、一元的。如據此以觀大乘和大乘以前的所謂小乘等，則大乘便是玄學的，而小乘等却有很多面是合乎科學的。

或許有人說，玄學或哲學，根本比科學高深，不可同日而語。它不可思議、超經驗、超知識，打頭兒即不能將之置於科學的軌序或相似科學軌序之中。同時這也正是玄學或哲學的價值之所在。好像四、五年前，我國胡適博士，與日本鈴木大拙博士，在美國論辯；其意見大相逕庭之處，原因仍不外乎由於所持此上兩種態度之不同。

接受了康德 Kant, Immanuel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思想的符利斯 Fries 說：「我人知識，無論如何將之絕對化，終亦不能到達其永遠之境。」「捕捉此永遠之境的，是信仰的豫感。」「豫感是生於純粹的感情。」因此感情上的最高境界，形而上處，實際還不外乎是客觀的形而下所在。與其這樣主觀地唯心的玄想、夢幻、神秘之思考，不如就現實客觀的宇宙、事實、科學、社會等作研究，以促使人生生活之向上。近代德國對「感情及信仰的哲學」，產生有「科學的哲學」之新康德派，即是為此。總之，大乘思想，於宗教及政治上，也許有其貢獻之處；可是對於科學方面，則不能不感其遺憾！

第十一卷·第十一·二期

目錄

封面：觀音大士像	力士 2
大乘思想對於科學的影響	張廷榮 4
人生學問兩路精深	鄭龍 7
與博大的會通	鄭龍 8
錢一頭陀及其詩	彭虹 9
弘一法師其人其事	李進 10
生之旅程	李進 11
戒律思想史	李進 11
談理智與情感	李進 11
學佛對煩惱之見解與	謝鳴高 14
其破除之道	謝鳴高 14
緬後：戒燃香與居士讀律	謝鳴高 14
再談：戒燃香與居士讀律	謝鳴高 14
母恩：一年來的弘法情形	謝鳴高 14
同在三星：觀感	謝鳴高 14
佛為：和平觀感	謝鳴高 14
你：什麼要憂慮	謝鳴高 14
悟：太長春	謝鳴高 14
遊：一隻清涼的手	謝鳴高 14
一：一隻清涼的手	謝鳴高 14
釀：一隻清涼的手	謝鳴高 14
佛：一隻清涼的手	謝鳴高 14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傳等文，皆所歡迎。
- 三、凡攻訐私人，謾罵以及自我宣揚，來稿請用稿紙，恕不刊載。
- 四、來稿請用稿紙，恕不刊載，並加標點，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人生學問兩理路——精深與博大的會通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三

敬愛的讀者，今天我們來談人生學問的兩理路，即究竟是重在精深呢，還是重在博大呢？博和大精深是不是可以同時並進呢？英師是一最偉大的宗教學人，他的用功方法又是怎樣的呢？這些問題，我想就英師的學問歷程，來作一個說明，你讀完了後，必對學問理路，會得到解答。

一、博嗎，專嗎，解開這一老問題的

死結

我們要肯認的，英師之學，一開始就注重廣博，也同時一開始就注重專精了。

英師未出國以前，是有志於法相唯識的，並且是精研過「攝大乘論」等唯識之學，英師之所以出國之主要動機，亦是為澈究唯識，出國以後，學究其極者，是唯識，辯才震驚印度者，亦是法相唯識，遇可學者，即從師而學焉，亦是發明充實法相唯識，回國以後，翻譯群經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依梁任公的分法，重譯的經計分七類：

- (一)法相宗的書，創譯的很多，重譯的也不少。
 - (二)法性宗的書，重譯「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含有六百卷之多。
 - (三)重新詳譯如「攝大乘論」等大乘各宗的書。
 - (四)小乘的如上座部的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二百卷，大眾部的如阿毗達磨俱舍論阿毗達磨正理論。
 - (五)講宗派源流的，如異部宗輪論。
 - (六)講學問工具的書，如因明入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
 - (七)外道的書，如勝宗十句義論。
- 從以上觀察，他研譯經典，是這樣的廣博，而他的譯作，只是一部「成唯識論」一巨著。這不是博嗎，這又不是精深嗎？

二、英師學問歷程之科學觀

我們為要確切明白英師學問博與精的真正內涵，我們只有用更科學的比較和分析方法，實在是在看英師究竟是如何作具體博的工夫，是如何作具體精的工夫，只有這樣的詳細考察，才有一定的根據，現分次序述如下：

- (一)八歲讀孝經感動：「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命，豈宜安坐。」（玄奘傳卷一）
- (二)英師出家志在「遠給如來，近光遺法」，這是他學問的主動力。（玄奘傳卷一）
- (三)特愛「攝大乘論」。「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時年十三……」這特愛「攝大乘論」，已是精一之基。因為此論是一部很重要的論文，這和他的「遠給如來，近光遺法」之志，正是契合的。
- (四)在成都再聽「基遍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延」。並以「二三年間，究通諸部。」再聽攝論，一面是精，究通諸部，則是博了。
- (五)長年隨兄自育薰陶，他的哥哥的學問是「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這英師的兄之學，是特別廣博，真是老莊，書傳，攝論，涅槃的大小兼修，內外會通之博，聞英師在西域，會譯道德經，以宏通中國文化，此不是博可能的麼。
- (六)英師二十歲學律，而經論亦「研綜既窮。」
- (七)英師隨由成都至荊州天皇寺，講攝論毗曇

，自夏及冬，各得三遍。

(八)隨又至趙州從深法師學成實論，至長安從岳法師學俱舍論。

(九)再在長安聽「攝大乘論」。「時長安有常辨二大德解經二乘，行窮三學……從之若雲，雖含絲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

我們綜觀他在未出國前，雖博研衆經，雖而是特重「攝大乘論」的，此論包括聽講和講授，已有五六次之多了。英師遍研通聽，認為大乘之妙，各植宗塗，再考察當時所有的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這乃使他誓必西行以澈底學問。

那麼，英師所以西行，看似取經，又本是取經，而實則為精澈精純其大乘之學。這是他的根本要求。

英師出國以後，究是如何從學的呢，現我們再詳為引述如下：

- (一)在屈支國不學學乘，英師經該國，有種多法師者，遊學印度二十多年，以聲明學最長，英師到時，種多向他說：「此土難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矣，不煩西涉。」英師問有瑜珈論嗎？種多說，怎麼問這一邪見書呢，真佛弟子不學他，英師初很敬仰，等一聽此言，就視之如土，並向他多說，婆沙俱舍，理殊言淺，不是究竟，在本國已學過，所以西來的，是為學大乘瑜珈論耳，種多說：「你不研究深解，怎麼說不深，」英師問，「你解嗎？」種多說「都解。」英師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就錯，再問更不通。
- 西行為研大乘瑜珈論，求精也，為甚麼要精修瑜珈而習生命以不辭，因博學婆沙俱舍所比較決定，那麼，英師研婆沙俱舍似是博，亦是會歸於研瑜珈之精，不深研究婆沙俱舍，則不能比較出瑜珈之偉大。是求精則不可不博。
- (二)英師問達摩僧伽之小乘。英師在行途中，

遇有沙門名達摩僧伽，他遊學印度，葱嶺以西，推爲法匠，獎師曾問他解幾部經，達摩說，我盡解，隨你問，獎師知不學大乘，就小乘問數則，也不精熟。假使獎師不熟「小教」，怎麼能問呢？此是真博處。

(三)再從慧性學小乘。慧性聰慧尚學，其小乘阿毗達摩，迦延，俱舍，六足，阿毗曇等，無不曉達，獎師就俱舍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就停留月餘，就讀毗婆沙論。

(四)和聖軍師相引處處。這是獎師在梵衍都城，有摩訶僧祇部學僧，深知法相，和獎師相引，處處禮觀。

(五)獎師數學不兼通，大小各別，偏有所長之失。獎師在行途中遇如意聲，聖曹，德賢（均唐言）等大乘三藏，皆稱首學，但他們「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皆成優伏。」（玄奘傳卷二）

這一事尤見獎師之博識，是學問之重點。

(六)獎師聽大德僧稱等講經。「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純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獎師亦傾心諮察，曉夜無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師，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自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法師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獎師在此停二年，其所從學亦甚博。

(七)聽法於戒賢論師。獎師在西域最重要之師，當推戒賢，計從戒賢及在那爛陀寺的學問是：

- (一) 聽瑜珈三遍。
- (二) 聽順正理一遍。
- (三) 聽顯揚及對法各一遍。
- (四) 聽因明，聲明，集量等各二遍。
- (五) 聽中百二論各三遍。

(六) 尋讀決疑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因此均已學過）

(七) 兼學印度梵書。（即聲明記論）

(八) 兼學婆羅門書。

(九) 著會宗論三千頌星戒賢師審可，會宗論之作，獎師以中百論旨，唯破通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當時有另師以論稱一切無所得，說瑜珈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獎師爲會合二宗（即空有二宗）故著會宗論。

(十) 被派與順世外道辯論獲勝。（即戒賢法師派獎師擔任）

(十一) 著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星戒賢法師審可宣示。

(十二) 戒賢法師讚助獎師出任一國際性及諸國王之講法大會。

(十三) 懸論義於大會場外十八日，無一人敢議一字。

(十四) 戒賢師遣獎師在那爛陀寺宣講攝大藥論，唯讀決擇論。

獎師在那爛陀寺，先學五年，以後外遊仍隨時回寺並保持聯繫，現在我來將獎師在那爛陀的學養，作一概要統計如下：

(一) 學的時間，常住該寺五年，與該寺常有聯繫者五年。

(二) 親聽戒賢師之經論有最重要之九部。計合聽講十八遍。

(三) 尋讀決疑者四部。

(四) 學教外者三種。（內聽因辯失敗爲奴之講說一次）

(五) 著兩大論，合四千六百頌。

(六) 代戒賢師在那爛陀寺主講攝大藥論及唯識抉擇論。

(七) 出席國際及諸國王之講法大會一次。

(八) 出席辯論大會數次。

(九) 懸大藥論義公佈國際講法會場一次，計十八日。

從上面看，獎師在那爛陀寺受戒賢法師之涵宏孕育，學問養息，真是致廣大而盡精微了，因爲戒賢法師的學德威聲，和那爛陀寺那種崇遠宏博之大學和研究院的學風和研究環境，實在太有助益獎師了。（關於那爛陀寺之宏偉，我想另文專述，此處從略）

(八) 聽學勝論之教義。這是在獎師辯倒勝論師後，勝論之婆羅門顯爲獎師之奴，這時獎師又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類，謂所伏婆羅門說，你聽過這個頌義嗎，婆羅門答說，曾聽過五遍，獎師要他講，他說，我今爲奴，這怎麼好爲尊者說法，獎師說，這是我宗，我未曾見，你可以講，他說，既要講，就在半夜裡講，以免外人見尊者向奴學法，汗尊名稱，乃在夜中獨聽其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用大乘義以破之。

(九) 就如來密，師子忍二大德讀毗婆沙順正理計一年。

(十) 在南印度達二高僧蘇部底及蘇利耶，解大衆三藏，獎師停數月學大衆部阿毗達摩等論，彼亦依獎師學大乘。

(十一) 在北印度停二年，有二三大德，並事業可達。獎師就學正量論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論，教實論。

(十二) 從出家大德羅本縛誥詢聲明因明，爲時兩月。

(十三) 從勝軍論師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珈因明等疑。

我們從上面看獎師學問的理路，是很實切而科學的了，獎師之學，誰能說他不精，誰又能說他不博。

而且他的學，可以說有常師而又無常師，有常師者，如長學戒賢論師是，無常師者，不論大乘，小乘，外教，只要有一點可取處，均向其從學，甚至向一爲奴者問疑，長依戒師，精純而又博大，不拘一師一派而學，博大而知精純，獎師這些地方，實可爲後世之法，現求更明白，綜合列一表如下：

獎師學問情形概要表（包括未出國及在國外，回國後未計入）

國內及從學師	從學經	講經	著論	備考
國內	八	一八	二	均從重要者統計內
國外	十一	三六	六	均從重要者統計內
國外	一九	五四	八	均從重要者統計內
國外	一	三	三	均從重要者統計內

以上因爲資料的限制，當然不能盡其詳明，但我們已可大致看出，獎師的學問理路，是博而精的，裡面特別有三點要指出的。

- ①他西行的主要目的，是爲徹底研究之學。
- ②他在國內外學攝大乘論和講此論，總計約七次左右，並親受戒賢師瑜珈論三遍，這足見他的精深與澈究以不息。
- ③他勤研外道及小乘有關的書，那是無法想像的，其所以辨才通達無碍者，正是有其精處，更有其博處。

三、獎師回國以後的博與精的工夫

我在上一期說明了，獎師回國後的大事，就是譯經工作，就是譯「成唯識論」的巨著，前者的翻譯，正是一種研究，也可以說，翻譯是最好的研究，不經過仔細的研究，是翻譯不出的，也翻譯不好的，據梁任公說：「他回國的二十七天才開始翻譯，到臨死前二十七天才停筆，一面自己手譯，一面培植人才，不到幾年，就有若干弟子聽他的口授，筆記成文，卒至有這偉大的成績，自古至今，不

但中國人譯外國書，沒有誰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來比較，譯書最多的恐怕也沒有人在「他之上」。（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他譯的書，有佛教的書，有學問修證思辨工具的書，還有教外的書，這也足見他的博大，正因爲博大之功夫深，他看得太多了，他懂得透澈通貫了，所以聽說他在譯般若之時，有數深遠恐不盡契其時人之機之感，這自然更增加了他在唯識學上的精進要求，等到譯唯識十大論師之作時，他同窺基大師，同有過於繁雜之感，這種感覺，也是由於對十師之博研而得，因此，正因爲博了，了澈清楚，所以才有精深的要求，因此，精進而具創造之「成唯識論」。乃得以產生，這正是一層層的由博而精的工夫。

四、獎師爲甚麼要精約到唯識呢

獎師百死一生，研窮浩浩三藏，貫通內外學說，爲甚麼終精約到唯識呢？這裡面有三個重點：

- 第一、大乘的人間的具體救世精神，需要唯識哲學。
- 第二、思想的時代尤其一個思想紛雜新興的時代，需要唯識。
- 第三、從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的性德上說，更要精約到唯識哲學。

何以說大乘的人間的具體救世精神，需要精約到唯識哲學呢，這一點我們想玄奘大師是具有更多的體驗的，因爲他在千山萬水的西遊中，在一路的實際接觸人事萬有不齊中，在印度與外道與小乘，用生命血肉（不只用口說說，常常是辯論了要殺頭的）的偉大辯難中，回國以後，和太宗皇帝，和當時學人顯士，以及主持當時的譯經事業那樣的繁劇，在在都看出是要精密而具體的學識來處理的，大乘救世精神，正是一個精密處理繁劇的精神，不是疎略，不是高狂，不是口頭講說，而是要將一件一件的救世事業辦好來。獎師在這一方面，是怎樣一種成就呢，梁任公也有一種很生動的描寫說：

「他是貞觀元年出國的，到貞觀十七年才起程回國，次年到了于闐，途中失了些經典，又費了八個月工夫補抄，到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纔到長安，他出國是偷偷越境的，很辛苦；回來可十分瀟灑……他從二月六日起，就從事翻譯佛經，一直到龍朔三年十月止，沒有一天休息……自太宗死後，專務翻譯，沒有寸陰拋棄，每日自立功課，若白天有事做不完，必做到夜深才停筆，譯經完了，復禮佛行道，至三更就寢，五更復起，早晨讀梵本，用朱筆點次第，想定要譯的，十幾個學生坐在他面前筆記，他用口授，學生照樣寫，略修改，即成文章。」

「食齋以後，黃昏時候，都講新經論，並解答諸州縣學僧來問的疑義，因爲主持寺事，許多僧務又常要吩咐寺僧做，皇宮內時又常來請派僧營功德，所以白天很麻煩。」

「一到晚上，寺內弟子百餘人或請受誡，急歸蒲團，一一應答處分，沒有遺漏一個。」

「雖然萬事輻輳，而玄奘的神氣常綽綽然無所滯——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二十年如一日，直到他死前二十七日才停止。」（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假若說是大乘救世精神，他沒有一天休息過譯經的事業，這才是救世精神，黃昏時候，都講新經論，並解答諸州縣學僧來問的疑義，還要主持寺務，還要分派僧職，還要在皇宮裡營功德，耐得這樣的煩劇，這才是救世精神，「雖然萬事輻輳」，而獎師常綽綽然而有餘裕，無所滯，這才是救世精神，救世要耐煩劇，救世要在繁劇，然所以他這樣井然有序的，正得力他的唯識哲學的具體的實切的和精密的精神，這不是偶然的。

何以說思想的時代尤其一個思想紛雜的而新興的時代需要唯識呢，因爲唯識思想所以興起龍樹以後，由無著兄弟倡導者，由十大論師闡揚者，實因

他法師以爲中百論旨，唯破通計所執，不言依一法師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珈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遺忘。（玄奘傳第四卷）

法師顯然感到偏空是不究竟的，必須依瑜珈論成就圓融的論義，以光大大乘的圓滿教義，所以他一直自始至終是肯定和精約到唯識哲學。

獎師的學問理路，給我們很好的啓示是

樊師的學問理論，給我們很好的指示是：志，這個定志，人生學問在一番博觀後，就要有一個定志，以後，就嫌遲些了。

第二、人生學問的大道常途。是博覽精研，先博而精，亦博亦精，博回歸於精，精會通乎博，這尤其是社會科學。

第三、博的要件，第一、是時代新學，第二、是關係之學，第三、是對立之學，即知己知彼是。

第四、與本學問密切的工具之學。

第四、博的效用：

博中認取而通而百應。第四、精的要件，第一是定志之精，第二是從求精，第三精益求精，精誠入神，則一博而百應。第五、只精不博，也是學問的殊勝之途，如因學問的限制，年齡，疾病，環境的限制，只精一學一行，至於其極，年亦可成師作祖。第六、學問的戒禁：浮泛以爲博，實則愈亂。

師，再考量我們自己，學問的理路，是要有決擇的。此祝
淨安。

四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張廷榮敬啓



• 鄭龍 •



八指頭陀及其詩

· 芷 蕾 ·

貧窮對於某些人說來，也許是最好的遺產。八指頭陀如果不是少年身世悲苦，也許不會為僧，更不會在近代佛教史上佔那麼重要的一頁。八指頭陀原姓黃名讀山，是黃山谷的後裔，他這一家，宋時由江西遷湖南茶陵，明末時又由茶陵遷到湘潭石潭鄉，他七歲時母親死了，不幸到十一歲時父親又死了。於是這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農家子，便開始遭受現實生活的摧殘，寄人籬下作牧童了。但他不是一個愚鈍的孩子，心裡時時想要讀書。據其自述云：「一日與群兒避雨村中，聞讀書聲至，少孤會為客，句清然淚下，塾師周雲帆先生駭問其由，以父歿不能讀書對。師甚憐之曰：子為我執爨掃洒，暇則教子讀書可乎？即下拜，師甚喜。每語人曰：『此子耐苦，讀後必有所樹立，余老不及見耳。』」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得到讀書的機會，對於一個求知慾旺盛的貧窮孩子總是可喜的。那知道悲苦的命運却一刻也不肯放鬆他，因為不久那位塾師死了，頭陀便又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然余途師訓，不欲廢讀，聞某家欲覓一童伴兒讀，即欣然往就，至則供驅役，自讀輒還呵叱，因悲嘆以屈身原為讀書計，既達所願，豈可為區區衣食為奴乎？即辭去學藝，輟絕尤甚，絕而復甦者數次。』

人生的悲苦來得太早，而又深深地擊傷了他的心靈。這時候他所孕育的是什麼思想是可想而知的了。有一天這位可憐的少年，看見籬間的桃花忽然為風雨摧敗，乃猛然省悟人生的無常，不覺失聲大哭，一點宗教情緒的種子，便在那間在他心中發芽抽葉，慨然動出塵之想，很自然而容易地下了決心，投到湘陰法華寺為僧，那時他剛剛十八歲。

出家後，本師惠林長老賜名敬安字寄禪，自此他便開始宗教徒的苦行，由於對宗教的虔誠，使他忘記並能忍受任何肉體上的痛苦。更異於一般僧人的是他竟燃兩指供佛，因此自號八指頭陀。他曾寫一首詩：『割肉燃燈供佛勞，了知身是水中泡，祇今十指唯餘八，似學天龍吃兩刀。』從此八指頭陀之名便為人所熟知了。

八指頭陀讀書甚少，識字無多，但却能作詩，這是應歸於他的天才，即佛家所謂夙慧。據其自敘學詩的經過，是當他在岐山參禪時，有精一和尚聞喜吟詠，那時頭陀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將來會與詩結緣，因此他還諷刺精一法師說：『出家人不究本份上事，那有閒工夫學繙世文字耶？』當時精一並不責備他，只笑說：『汝習齡精進，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證得。』後來頭陀同鄉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他獨澄神跌坐，下視一碧萬頃，氣象萬千，大自然的力竟觸動了他的靈感。在神妙不覺之間，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一句，回去告訴了郭菊蓀先生，乃被認為神助，於詩必有夙根，便力勸他學詩，並教他讀唐詩三百首。自此以後，頭陀便開始學作詩，而且首首皆佳，精一法師大為讚賞。

頭陀於詩雖有天才，但畢竟也還是歸於他的工力。由於苦吟，才能使他的詩格律嚴謹，意蘊高越。他自己說：『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從這裏也可見一位名僧對藝術的執著和忠實的態度。頭陀口吃字拙，有一天他作詩寄友人，有『花下一壺酒』一句，但忽然忘了壺字的筆劃，於是便畫了一把酒壺以代替。有時好友出紙勉強請他寫字，有時難免筆劃倒錯左右易位，但他的字却有一種超拔塵世的逸氣，因此仍為人所喜愛。

真正的宗教徒不是離開現實的，而是正視現實的。悲宇宙與人生的無常，嘆歲月之易逝，這是人類最原始而又最深厚的情感。不為這些情感所束縛、所擊倒，進而能有所激悟，這才是真正的智者，

大哲人。歷來僧人作詩，詩中多充滿了濃厚枯燥的所謂禪味，令人難解或索然無味，我讀頭陀的詩則無此種感覺。這是因為他的宗教情緒，已完全淨化於高潔的意境中了，在他的詩集中瞻憶寄客之詩甚多，以出家人寫入世之詩，沒有烟火氣而有人情味，而感懷的情懷特別深刻，引起我們心靈的共鳴。

盛筵易散，歲月易逝，人生無法避免的痛苦是衰老。年青時也許喜歡奔波冒險，但中年以後體力與感情日漸軟弱了，它是更適於一種安適的環境，這時候會家家的渴求與懷念。頭陀的秋懷，『西風吹淚上袈裟，兩鬢蕭蕭感歲華。老去一身渾似葉，愁來四海總無家。遠公社裡連將落，陶令籬邊菊未花。欲白空王先痛哭，可憐歷劫已恆沙。』

一個高僧的莊嚴是可敬可愛的，但決不是冷峻。八指頭陀的人間熱情雖然溶化於宗教情緒中，但他是時時以溫情和慈愛接待眼前的人與事。頭陀與朱景喬、章癡生等交遊，他自認為『相與嘲謔，雖東坡佛印不足過也。』有一天八指頭陀假寐却食，章癡生便開他玩笑，說晚間要供他水校花魚才可大開胃口。頭陀口吃難辨乃作一詩答之：『故人命荀與，速我至山居，一笑成佳會，清言論道書，微涼生砌竹，細雨摘園蔬，即此有真味，何須勸食魚。』

八指頭陀不因出家而冷卻他對人間的熱情。人生如寄，歡少離多。他懷念舊雨，惜別知交，深厚的感情處處表現在他的詩中。如懷湘中舊雨：『老作離鄉客，迢遙憶故關，夢回湘上寺，人在越山中，舊雨忽為別，孤雲今又還，龍潭照鬢髮，不似昔時顏。』人生盛時難再，知交隨歲月而凋零，有之十數年始得一見者，真是悲喜交集感慨萬千，頭陀重晤樓杞伯詩云：『十餘年不見，一見淚雙流，舊雨幾人在？孤雲獨自留，西風吹短鬢，落日下高樓；昔別君方壯，今來成白頭。』讀這首詩，使我們憶及杜甫的贈衛八處士詩，客中愁緒，傷感叢生，這時候能有老友重逢，歡然話舊，亦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頭陀瀝上晤陳伯岩吏部喜贈云：『壓潮歌吹沸如湯，喜與幽人話夕陽，陡覺廬山飛瀑布，還如湘

弘一法師其人其事

彭虹星

古人精諳詩詞歌賦，戲曲金石者多矣，然晚清以後，長於此藝文者，應推弘一法師，惜法師中年出俗，若一心於藝壇，則對今日藝壇影響裨益非淺也。

弘一法師李姓名岸，號叔同，字惠霜，暮年號稱晚晴老人，中年皈依佛法，落髮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後人皆稱李氏為弘一法師。民國前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遜清光緒六年陰曆九月二十日）出生於天津府，人謂李氏籍屬天津，考其原籍乃浙江省嘉興府平湖縣，五歲喪父，六歲寄養於母教，年少時肄業於南洋學堂，二十六歲喪母，同年（光緒三十一年）東遊日本，負笈東京上野美術，主修美術，選讀音樂，我國人仕習術東瀛者，李氏屬早期人物。光緒末年，李氏學成返國，任天津北洋工業學堂藝術科職。民國元年遷居上海，始入新聞界，任太平洋報主筆。當江浙各地新學興起，李氏先後會執教南京師範，杭州師範等校教授美術、音樂。我國畫家樂人出自李氏門下者甚多，如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等人皆是。

民國七年夏天，李氏避離妻妾，

游居杭州西湖，皈依佛法於大慈寺，繼剃度於虎跑寺，同年寒冬拜受佛戒於靈隱寺。後人多謂李氏出俗落僧，乃視破塵緣，其實乃為隱居治學較妥，李氏自五十歲以後，雲游閩南各縣，創作詩詞曲畫甚多，惜多散失，未能一一出版。

民國十七年歲末，李氏擬遠游暹羅習經宏法，經廈門得病，養病普陀寺，病痊未克遠赴暹羅，翌年雲游閩南各縣佛寺，至永春縣境蓬壺，該地羣山矗立，山有古刹，李氏隱居寺內多年，靜心治學求經，並雲游各古刹宜講佛經，迄至晚年體力日衰，民國三十一年春遷居泉州縣溫陵養老院，同年秋間疾恙，圓寂於養老寺，時適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合陰曆壬午年九月初四），享壽年六十有三；壽終時留有遺書一封致友人夏丐尊，附偈一付，此偈迄今為文壇上品，特錄如下：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論，咫尺千里；門子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李氏之絕筆墨寶，書有「悲欣交集」四字，據傳此遺墨為閩南某居士珍藏，而李氏晚年於各寺院撰作詩詞書畫，多流散於各好者收藏，惜未能蒐集問世，不啻為李氏之損，亦屬藝壇之失。民國三十二年上海文化界人士，曾於李氏歸天週年祭時日，出版「弘一法師永懷錄」一冊，刊有李氏遺作，其中多係早年作品，而晚年作品無法一一列入。

李氏精長墨畫，為藝壇不可多得之才，而音樂之造詣，更為樂壇稱讚

敬仰，李氏精通中西樂學與曲技，不論填詞於曲，抑或配曲於詞，皆能圓渾一氣，其名作有「落花」，「月」，「晚鐘」，「歸燕」，「春遊」，「送別」，「天風」，「幽居」，「秋夜」等百餘闕，尤以「送別」一詞，迄今仍膾炙樂壇與學府中。李氏詞曲多戰前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皆有出版，其詞意品登澄澈，雅俗共賞，曲風潔簡平和，中西兼顧，樂壇今人蕭而化教授之詞曲，受李氏風格影響深遠，堪可比擬宗師。

李氏亦雅好新舊戲劇，早歲在日京東京，創有「春柳劇社」，曾演出名劇「茶花女」，李氏反串茶花女一角，曾獲東京劇壇好評，民國初年，李氏又成為京津劇壇好友，曾登台票戲於北京舞台，飾黃天霸一角，唱做俱全，粉相亦佳，今在臺之京津老票友，定能憶及此事。

李氏早年深感我國樂教不倡，不禁慨然感嘆之，民國六年李氏於東京創辦「音樂雜誌」雙季刊，創刊號序文自撰，末節言及樂界事，語氣深長沉重，特錄如下，仍可為我今日樂壇惕之：

「嗚呼！沈沈樂界，簪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矢湘靈瑟調，淒涼帝子之魂；故國天寒，鳴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鈎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差其誰思。願想前塵，輒為悵惘，旅棹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

年前識旋非僑生林君告之，年前居港畫家游雲山女士，及僑旅馬尼刺之勝進居士與宋休先生等，擬將李氏遺作蒐集出版，若李氏遺作皆能付梓，實為我藝壇保留珍者，且足慰李氏在天之靈也。

渚泛烟航。滄桑歷歷卅年事，燈火昏昏一舉觴，六十老僧頭雪白，相邀迴憶碧湖傍。」

頭陀的詩意境高遠，葉德輝論其五律頗富六朝韻味。王湘漪批評頭陀的詩「自然高濂，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之寒山為工。」後來又說：「初引賈島以比，意以為不過過唐詩僧之詩耳，既隔一年復有續作，乃覺賈島過惠休，五律如山閣晚眺：『高閣凌霄漢，登臨見大荒，輕烟凝遠樹，疏雨瀟瀟斜陽，江淨寒潮白，秋高木葉黃，憑欄不欲去，明月照衣裳。』他的七律與絕詩有唐人風味，以出家人之心情寫入世的詩，讀之令人神往，秋懷一首寄易由甫云：『恨臥滄江歲月遠，神岩回首憶前游，罡風幾見瑤華拆，明年長懸碧海愁，天上星移方惜別，淮南木落又悲秋。』道人別有傷心淚，石爛松枯未肯休。』他的絕詩更是清麗可誦。如：『誰憐孤雁向南翔，楚如吳山道路長，趁得一帆風色便，到家恰好是重陽。』『雨後秋花落更開，萬山紅葉忽成堆，無端又訪屠居士，戴得斜陽一笠來。』

八指頭陀一生盡瘁佛事。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召集全國僧界代表，創立中華佛教總會，公被舉為會長，民國二年二月八日卒，年六十三歲。頭陀名震海外，其愛國愛民之忱，在他詩中多可見之。甲申年三十四歲時，法軍侵犯臺灣，那時頭陀正臥病寧波延慶寺，聞官兵屢為法軍開花砲所挫，心火內焚，形容憔悴，三天三夜都不能安眠，苦思抵禦大砲的方法，一時愛國的熱誠掩沒了他的宗教情感，出門看見法人，便要徒手把他擊死，卒為友人所阻。由此可知這位名滿海內外的八指頭陀，也是一位愛國的詩僧。

生之旅程

·精進·



生命的洪流，好像一座峰頂的湧泉，不斷地向外湧出滔滔的生命之單元，由峰頂向四面八方流瀉出去，奔向條條的山洞，再從各條山洞的出口處，或流向廣大的平原，滲入了平原的地層之下，或順流而下，直達於江河，匯歸於大海。繼而又因地層及水量的壓力，使得滲入於地下的水份，通過地下的水脈，再從峰頂的湧泉噴吐而出，因此形成了生命的對流，或衆生生死之輪迴。正如由青海巴顏喀喇山的陰陽二面之水流，發爲黃河與長江的兩大河流，其中許多水量，灌漑了黃河與長江兩岸的平原，有許多則終至於海而入於洋，然而灌漑於平原及導歸於海洋的水量，絕不即等於巴顏喀喇山源頭所發水量的總和，因爲其中已有若干水份，已因自然溫度的蒸發，先後離開了大地，而到空中另外成了一個世界或局面，也有若干水份，於激流奔馳或緩流盪漾之際，進入了陰森不見天日的枯澀。於是形成了此一同爲水份而又各自不同的三種類別或三大境界，但是在這三種境界之中，最大最多而又最普遍最可能的，還是灌漑於平原及導歸於大海，而又復返於源頭的常態。至於向上蒸發的昇華，及淪爲枯澀的墮落份子，終究不若對流於大地與海洋之間的多。所以衆生輪迴於生生不已而又死死不歇中者多，生至天界及下墮無間地獄者少。當然，蒸發上升了的水份，固比常態水份的活動範圍爲廣，亦較常態水份來得自由，它可以因了冷熱氣流的變動，在大氣之中，上上下下，來來去去，可能變成霧粒下降，又可能遇着陽光上升，但它或遲或早，總有一天遇到了冷氣的襲擊而落回大地，重新加入常態水份的行列，因其雖已離開大地，仍未擺脫地心吸力的範圍或控制；至於那些流進了枯澀的死水，自比常態的水份多了一重枷鎖，它不易受到太陽溫度的蒸發，也不易滲入地下而去通貫地下的水脈，它只有靜靜地等着，讓自已發臭。可是枯澀之水，雖與一切的源流斷絕，它的份子仍在漸漸變化，仍然有其脫離枯澀束縛的機會，即使其脫離很難，然其脫離枯澀，而又復返於自然之流的作用或效果則是一樣。這也可以喻知，上生天界或下墮地獄，不是永遠的解脫，也不是永久的沉淪。唯有超出了地心吸力之外而進入太空之中，才能不再返回大地，但那並非沒有可能，只是太少了，這也可以喻知衆生要想擺脫生命之流的生死大海，如果沒有超凡的努力，實在不是一件容易達到目的的事。然而超出地心吸力的水份份子，固然不多，也很困難，但於無始以來的地球尚未形成之前或在地球形成之後，自由行動於太空之中的水份之份子，實在多於地面之所有，同時也根本超出了地面所有的千百億萬之倍數。所以衆生超脫生死苦海，固爲一項艱鉅偉大的事業，可是已脫生死的諸佛菩薩，仍有無量無數，我人只要一心上求與全力下化，了脫生死而達圓成的佛境，自亦事在人爲了。

生命的進行，也像一列永無止盡也永不脫班的大旅行車。載着許許多多的生命，帶向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在這一列巨大無比的旅行車上，時時刻刻乃至每一刹那之間，都有許多旅客上車，也有許多旅客下車。上了車，終究因其旅途的勞頓，而會疲倦，而要下車休息；下了車的旅客，繼續趕他永遠趕不完の旅程。我們這一來自無始而又奔向於無終的生命，就是在這上上下下，生生死死的過程中，

延續而來，還要從這上上下下，生生死死的過程中，延續而去。但是生之旅程中，固有光明的境界，也有黑暗的境界。有些人能够通過黑暗熬過了黑暗的旅程，到了光明的白晝，才從車上下來，休息片刻，再趁光明未盡之時上車。所以他能够越走越遠，越能選擇光明，最後他也能於最光明最廣闊也最華麗莊嚴的境地下車，一次下車，則可永不上車，因爲他已求得了最滿意的歸宿。有些人則於昏沉狀態中上車，也於迷惘狀態中下車，車在光明的境界下，他要睡覺，到了黑暗的境，則因感到饑渴而胡鬧，於是，因了饑渴的難忍，或同車者的排擠，竟在黑暗的階段，從車上滾了下來，隱沒於無邊無涯的黑暗之中。但他下車之後，又因需要的追求，又於黑暗之中，摸索上車，從黑暗的原野，攀進黑暗的車箱，又駛向一個黑暗不可知的方向。事實上，我們常常感到離鄉背井的痛苦和寂寞，但却很難體察到我人生命，永遠都在離鄉背井拋親別友的狀態下，拖着依戀的心，孤單地走向他方，我們的親友也時時處處地向我們含淚告別，因爲我們生都有親友，而又生都有得告別，別後很難再見。像這樣的情境，我們如能閉目靜思，能不悲痛淚下！

我們之有生命的存在，實際上就是一大悲哀，但是，如不自知有生之悲哀，而來挽救和擺脫，那就更加悲哀了！然而，擺脫有生之悲哀，並不等祇世觀念的實現，因我人若要擺脫生死，只是入世以後的目的，同時也只有入世最深的人，才是出世最高的人。正像習泳最多，泳術最好的人，才是游程最遠或潛水最深的人，他才是最能於水災之中自救救人的人。

那末，我們如想擺脫生死，其首先的工作，實在在於確切切切，誠懇懇懇地生活下去，並要體察這一生的經驗和生的實際價值之存在，然後才能發出大無畏的精神，承受過去的業感，肯定現實的生活，迎接未來的責任。惟有直下承當了生之負荷，才能於最經濟的時間過程，通過最遙遠的生之旅程，而達於生死凡上的聖境。

戒律

思想

史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第二章 小乘戒的內容

最完全的小乘戒，是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這是成年（成人）出家人應受持的戒。由此，比丘和比丘尼始能成爲教團正式的人員。這個具足戒，平常有二百五十戒，即：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巴利律是二百二十七條），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條（巴利律是三百一十一條），而其內容，乃由「罪」的輕重，被分爲八類：

第一類是波羅夷法（*Parajika*）。此被譯爲「斷頭」或「被他所勝」。這是相當於世間法律的死刑，犯了這個罪的人，會被教團趕出（放逐），而失去比丘之資格。「波羅夷」是「被打敗」或「陷入於敗北」的意思。這類裡面，有姪欲、盜盜、殺人和妄語四條。出家人，絕對要禁止性慾的進行，不但不能與人類行慾，而和動物行慾，也同樣是犯了波羅夷罪。同樣和人間行慾之中，不惟是與「異性」行慾有罪，就是在同性之間（男與男，女與女之間）行慾，也是犯了波羅夷罪。不過，姪戒是出家之戒，所以自己如認爲經不起修行生活，而捨戒之後（返俗之後），才行愛慾生活，然後，欲再發心出家，重新受戒入團，都可以的，這是和其次三戒的不同點。

其次的盜戒，是偷了五分錢以上的，就成立波羅夷罪。這個五分錢，是「胖加媽沙迦」（*Pancamasaka*）的譯語，並不是現在的五分錢。這個金額，究竟是相當於現在的多少錢，却是很難決定的問題，大概是「銀元」的一塊錢吧。以偷五分錢以上爲波羅夷罪，是因爲摩竭陀國當時的法律，以五分錢以上的竊盜爲犯罪的原故。第三的殺人，並無特別說明的必要，但不惟是自己直接下手殺人才成立此罪，例如教他人殺，或說死後往天國之樂而勸人自殺，致使果真有自殺案件時，也同樣成立波羅夷罪。又，人的存在是包括入胎以後的事，所以「墮胎」也當然是被羅夷罪。第四的妄語，並不是普通說的「虛言」，普通說的虛言，另有別的條文，這裏說的妄語，是指：「自己的佛道修行，尚未獲得超越世人的殊勝功德和信仰或神通力，而向信者却說：我已獲得殊勝功德和神通力，以受來自衆多信者的布施」。

以上姪、盜、殺和妄四條，是佛教戒律最重的波羅夷罪。勿殺、勿盜、勿行姪和勿言虛偽，是在任何社會都該要存在的條理。如無此規範，社會的秩序，乃無從保持。因此，這四條，在基督教裏，也是誠律的根本。如後將說，印度諸宗派派都說

有「五戒」的事，而各派的五戒，都包含有這姪、盜、殺和妄，所以佛教會把這（四條）爲最根本的重罪，乃是當然的事。不過，佛教的出家戒，是禁一切姪行，以代禁姪，又把妄語特別限於「得聖道」的妄語，這點是特別可注意的事。不過，佛教的戒，當然也禁止姪姪，所以對世俗的信者，乃不規定爲「不姪」，而却規定爲「不邪姪」。佛陀對出家人，說絕對的禁姪，是因爲佛陀的根本思想，乃係以脫離「愛著、繫縛」爲目的的。愛欲是人間最大的繫縛，故乃禁之。從另一方面看，出家人是宗教的專家，是以「修法」和護持、宣說「法」爲其一輩子的使命的，在進行這使命上，愛欲生活和家庭生活，是最障礙的，故倡禁欲的生活。又，當時的印度思想，是認爲出家人（沙門）應該要禁欲，所以佛陀也不脫出這一般（常識）的思想。這性慾問題，是形成佛教戒律的中心，因此，對此問題，却有種種思想和實踐，關於這個問題，請閱後述戒律思想史及第四篇「關於食肉帶妻」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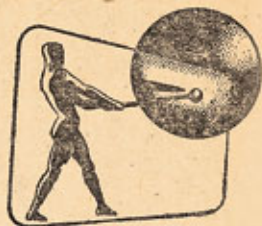
即可明瞭。

第二類是「僧殘法」（*Sanghadisesa*）。這是第二的重罪。此罪不會失去比丘的資格，尚留存有宗教上的生命，但關於服罪與免罪等事項，應由僧團而決，屬於本項之罪，有下面十三條：

（一）故意出精，（二）觸婦人身，（三）對婦人發姪猥之語，（四）向婦人說「供養姪欲法」，（五）做結婚之媒人，（六）自作超規定之大草房，（七）有施主時，造規定以上之大精舍，（八）以無事實的波羅夷罪，而誹謗別的比丘，（九）取別的事實附會於波羅夷罪，以誹謗別的比丘，（十）欲破僧團的和平，受他比丘誹謗亦不中止，（十一）作如此（第十條）比丘之友，不服從僧團之誹謗，反罵其比丘，而不服從教團之誹謗，（十三）與信者結特殊人情關係。損害清淨的信仰，而不服教團之誹謗。犯了以上十三條罪的人，應在二十人以上僧侶中受處分懺悔。

第三類是不定法（*Aniyata*）。這是不決定之罪。此罪只於比丘而有，比丘尼乃無之。內容有二條。（一）於秘密（隱蔽）地方，與婦人單獨（只有男女二人）對坐（坐向），（二）於不隱蔽之場所，與婦人單獨二人對坐。以上二項，被有信用的信徒目擊時，由其信徒所告，而決定爲波羅夷或僧殘或單墮等罪，看情形而決（不定）。

第四類是捨墮法（*Nissaggiya paccittiya*）。這是對於衣服、鉢及其他物品，超過規定的所有（持有）或有不法態度時，其物品會被僧團沒收，且要於僧侶面前懺悔，此罪有三十條，犯了此罪的人，要於四人以上的僧前，提出其物品（超過規定的物品）來懺悔。捨墮的「捨」是捨物品的意思，「墮」是墮地獄的罪的意思。（待續）



談理智與情感 大雄

一、理智與情感的意義和作用

甚麼是理智呢？理，是理性、理體、道理或真理；智，是智識、智囊、智力或智慧。概括的說，理智就是一種明辨、慎思、觀察、考慮、而又契合真理，或闡明真理的內在能力。這種內在的能力，亦可以說是一種反省自己的過失，檢討自己的行為，控制自己的衝動，創造自己的前程的能力。羅什字科說：「偶然顯現在道理上面的，並不是有理智的人，祇有從知識、洞察、明辨提出道理的人，才是有理智的人。」對的，一個具有高度理智的人，絕對不會為目前的事物遮蔽了遠大的視線，而能洞悉虛偽的帳幕，透視現實的內容。判別虛實，分析邪正，明辨事理，更能澄清一切是非和黑白。對於一切事情能夠分別得清清楚楚，何者應為，何者不應為，這樣，在縝密的觀察和嚴格的分析下，不但自己本身不會糊裡糊塗地不斷製造非理的事情，且能反省自己本身有沒有不合理的事情發生；進而認識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更能認識清楚自己今後所應走的途徑和所須要的真理。所以當他勇敢剛毅，高視闊步，向著自己應走的途徑前進時，縱然給理想的絆腳石——現實，摔倒了，或遭受到環境或他人無理的磨折摧殘，他亦不會苦惱、煩悶、徬徨、無所適從的；更不至於弄得走頭無路而從此消極、悲觀、墮落；他有的是理智，所以能以高度的理智來鼓勵自己，以人生的經驗來安慰自己，已受創已深的心靈，不但使它支離破碎，反而抱著客觀冷靜的態度，用深沉的智力和毅力，去

擊破自己面臨的一切難關；使自己在足以使自己壯志消沉的環境裡，而並不灰心，相反地而能堅強的站起來；或足以使自己狂歡而不應狂歡的環境中，而能够平靜下來；在足以使自己傷心，悲哀、流淚而不應傷心悲哀流淚的氣氛裡，而能不動聲色，淚向心流；或使自己應喜則喜，應悲則悲，應進則進，不卑不屈，不矜不侮，不倨不驕，不矯作不任意，不反情不拘泥，不衝動，不以一時的喜怒而改變其意志，一切的一切，均合乎中節無往而不合，所以巴斯噶說：「理智較諸主人更嚴厲地命令我們，因為違背了主人我們便不快樂，違背了理智，則是傻子。」假如我們不甘願做個傻子的話，我們該在理智控制指導之下，不使情感衝動，一切和諧地發展，堅忍我們的意志，去從事創造建設，培養我們的美德，發掘我們的靈魂。因為人類的進步，事業的成功，人格的完美，都是建築在理智的磐石上。所以舍尼埃先生說：「什麼是美德？理智付諸行動，才幹！理智卓越表現，靈魂，理智巧妙地發生，而天才則是崇高的理智。」由此可知理智給予人生的作用是如何的偉大了。

那末情感呢？情是性情、人情、感情。是感覺、感受、或感想。這是屬於一種精神上的動態，包括喜怒哀樂悲欲等。因為我們的精神與外界接觸，受到外界的刺激時，有感於中，因而策動我們身心的行為，所以名為情感。這種情感的作用，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為害人類。義波耳先生說：「像河流，當它們泛濫的時候，淹沒了土地並侵蝕了農人，而在它們平靜地在兩岸之間流過的時候，它們則可使土地肥沃；我們的情慾也是這樣，當它們太過份並且難於控制的時候，就摧毀了一切德行，而對於這些德行，在本份以內的情慾，對它們原是很有用的。」的確，人是特別富有情感的動物，所以人類不能沒有情感，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互愛互助，人與人之間都是依賴彼此的情感來維持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反目，仇視、嫉妬、欺騙、互相殺戮，互相陷害，又何嘗不是人們的情感在衝動作祟？對啦，一般常人的追求聲名榮譽，貪求財色貨利，古時暴君的縱情肆慾，現代在野心家的橫蠻侵略，那一種不是導源於人們情感的衝動呢？朱培爾德先生說：「原來給予我們用以構成快樂的材料，我們都在情慾中花光了。」這就是無節制的情慾，足以毀滅人類的幸福的說明。總之，情感對於人生的作用，是功罪參半的，同在一情感之下，可以救國救民，也可以禍國殃民呢！

二、理智與情感偏激的損失

舒爾吞先生說：「情感像吹動帆船的風力，理智則是把持方向的舵手，沒有了風力便不能前行，沒有了舵手便會遺失方向。」不錯，我們向著人生旅途跑，假如只有理智而沒有情感的話，那未免太近於自私，也太冰冷，太無人情味。沒有人情味的理智，不但不能給予別人的同情與溫暖，而且其本身，也不能享受到人生的溫暖，或對於一切缺乏進取的熱情，而陷於冰冷和死寂。譬如被稱為一代大師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先生，他是一個理智特別明慧的人，所以他對於每一種物件，或面臨一個問題，都作深刻的思慮，和精密的推敲，這種特別偏重於理智的特性，對於他的哲學，不能不說是一種補助，或是他的哲學成功的資本；可是，正因為他太偏重於理智了，他始終以獨身主義而終其身，從未得過一點情感的溫暖和安慰，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於人生的損失。反之，只有情感而沒有理智的人，他做起事情來，往往是錯誤的，甚至誤入迷途，亦不自覺。

爲甚麼？因爲他的情感太豐富了，太熱烈，太沸騰了。在事前沒有經過謹慎的考慮，和理智的分析，怎得不形成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呢？又怎能有美麗的進步和創造呢？比方說，英國詩人——拜倫，他是一個才如江海而情感橫溢的人，可是他的情感太豐富了，往往只憑情感的衝動；而勇敢地毫無顧忌的，一往直前，而能有精密的計劃，來給英國愚昧的貴族社會，以更有力的打擊，這不能不說是他忽視了理智的遺憾！何況特別偏重於情感的人，他的感覺特別敏銳，想像力也特別發達，往往因小小的事情，也看成嚴重不平凡的特別來，甚至陷於兒女情長底糾纏頭而苦惱。所以古人說：「自古多情多煩惱」，這話何嘗說錯呢？一個人無論偏重於情感，或偏重於理智的方面，不是像帆船的沒有風，而不能前進，便好似沒有舵手的船隻，迷失方向地飄蕩在驚濤駭浪中，他的人生必定遭到一面的損失，而不能圓滿無缺的。

三、理智與情感並重的利益

我們要想達到美滿完善無缺的人生，非具有真摯而熱誠的情感，和明晰而冷靜的理智不可。因爲，唯有在理智中蘊蓄着情感，情感中孕育着理智的人，做起事情來，才能從最遠的地方着想，從最細微的地方做，想得透徹，做得切實，一點一滴的慢慢積累起來，才真正的得到進步與成功。也唯有理智中蘊蓄着情感，情感中孕育着理智的人，才不致失於理智的昏迷，或失於情感的用事；不失於理智的昏迷，便不會出賣自己的理智和人格；不失於情感的用事，便不會出賣自己的感情和靈魂，也不會爲任何富有引誘性的環境所轉變，或爲兒女情長的困惑，所以我們固然不能沒有理智，也不能沒有情感的。我們應該以理智的韁繩，來控制情感的野馬；以情感的熱誠，來融和理智的冷酷，使理智與情感，達到適度

的平衡，並駕齊驅，兩者兼運。這樣，才可以達到昇華的，光明磊落，圓滿無缺的人生！

四、適合于社會的理智與情感

我們個人的真摯情感，和明晰的理智，必須要與社會協調、融洽，然後才有美滿的收穫；不然，個人的真摯情感與社會的道德不協調，是足以造成人間的悲劇的。反之，個人的理智與社會道德的不協調，亦足以形成不可收拾的結果。例如，莎士比亞筆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哥德筆下的少年，維特與夏綠蒂，曹雪芹筆下賈寶玉與林黛玉他們都是個人的情感與社會道德不能協調的典型人物，所以才造成他們悲慘的下場。哲學家蘇格拉底的飲鴆而死，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也是個人的理想與社會道德不協調的所致。還有，孔子所以有「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的感嘆，又何嘗不是因爲他的理智不能適合當時的社會，以致「調高和寡呢？」雖曰：「不容然後見君子」，但始終是失於理智固執的啊！所以，我們不但要有真摯的情感和理智，而且要使情感與理智和社會道德互相融洽，協調，才可以發生作用，才可以獲得輝煌卓越的效果！可是，芸芸衆生，茫茫人海，有誰不偏於理智或不偏於情感？又有誰能使理智和情感平衡地發展，而且與社會道德吻合，協調呢？畢竟沒有呀。人類不是特別富於情感，便是特別富於理智；不是缺乏情感的溫暖，便是缺乏理智的明辨。理智與情感，不但得不到協調，反而是相消而不相成的，是此起彼伏，水火不容的，所以我們的人生，畢竟是缺憾萬端。

再細想想：唯有我們的佛陀，才能够從理智中蘊蓄着情感，情感中蘊蓄着理智；理智與情感

平衡地發展，悲心與智慧同時並運，因爲佛陀是一位最極的情感，與最極的理智，融爲一體的聖者，所以佛陀的理智與情感是分不開的，而且是同時並運的，佛陀不但在高度理智的分析下，洞悉宇宙的秘奧，和體驗到人生的真諦，同時在至極的情感悲憫中，創立了救世惠民的佛教，來教化衆生，饒益衆生，使一切衆生都沾受真理的潤澤與照耀；假如，佛陀只有真摯的情感而沒有無上的理智；那麼，佛陀雖有救世的悲願，而亦沒有濟世的力量，必形成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遺憾。反之，假如佛陀唯有無上的理智，而沒有真摯的情感，那絕不會積極地躬踐實行普渡衆生的悲願，充其量亦只是獨善其身的自了漢而已，怎能成爲九界獨尊的佛陀！佛陀今日之所以成爲偉大無比的聖哲，同時隨流九界說法利生，就是因爲佛陀的理智與情感，已經融成一個整體，而且永遠保持在最高度而不退失。佛陀在從至極的理智與至極的情感交融中，所創立的佛教，也是理智與情感並重的，並非一般宗教之着重於單純的情感，亦非一般哲學家之偏重於理智，但佛教不僅具有哲學家的思考的精神和具體的哲理，同時有宗教家的救世熱忱和豐富的情感，所以佛教非宗教亦非哲學，而亦宗教亦哲學。

佛教，因爲在宗教的情緒激動中，不忘哲學思考的理智，在哲學的理智思考下，也不忘宗教救世的熱誠，所以它不但沒有一般宗教，只憑情感衝動而盲從互和的毛病，也沒有一般哲學家的只知着重理論的思辨，或缺乏人情味的遺憾。所以我說，世界上能够理智與情感並運的聖者唯有佛陀，世界上能够理智與情感並重的宗教，亦只有佛教，如果我們若欲理智與情感有所偏激的損失，而獲二者交融的利益與快樂，那自然應向佛陀學習，從佛教中去尋求啊！

學佛對煩惱之見解與其破除之道

謝鳴高

甲、前言

煩惱爲人生之大患，衆生之所以沉淪苦海，就是因爲有些煩惱，故煩惱問題，實爲人生之一大問題，亦是佛教救世之一大課題，因佛學包含人生哲學，煩惱問題，亦屬於人生哲學範圍，而慈悲救世乃爲佛教最大之目的。佛說一切法，其目的不外令人離苦得樂，對此問題，各家學說，雖有論及，但難究竟，蓋煩惱生死是世間法，凡夫亦是世間法，凡夫有漏有失，無論富貴貧賤，皆有煩惱。孟子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即是此故。因之破除煩惱，實非易事。又如果未能破除煩惱，而欲去勸人破除煩惱，更覺不易。佛陀曾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其意即指自己尚被煩惱所纏縛而想解除他人之煩惱，是難於徹底解決，故此故，祇有佛之開示，始能究竟。因解說三昧爲出世間法，與世出世間法佛菩薩爲出世間與世出世間法，對破除煩惱之開示，最爲徹底，佛菩薩本身並無煩惱。所謂：「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維摩詰經云：「此後如是，滅除一切煩惱，然後乃消。」其意即謂有佛菩薩，始能滅除一切煩惱，不過佛菩薩爲救度衆生脫離煩惱苦海，又不能不有所開示，故其所說一

切法，均爲授藥性質，教令衆生離苦得樂。維摩詰經又云：「破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常行正念，墮煩惱者，令發正念，……當行不生不滅！」，所云正念與不生不滅之理，就是佛菩薩所說示之真理實智，能照破一切煩惱。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同時佛菩薩雖無煩惱，但因起大慈救度衆生，故又用煩惱爲道場，入此娑婆世界代衆生受諸苦惱。故般若心經又云：「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其偉大處，真無與比倫。又作者亦是凡夫，常有煩惱，不過自歸依三寶，得佛教開示之後，自覺煩惱減少，即有煩惱亦不覺得，故茲篇所述，乃佛菩薩之開示，而不是已意，其中恐未盡萬一，尚望諸大德繼續發揚，俾衆悉知佛教之偉大而信受奉行，是所馨香禱祝也。

乙、煩惱之意義與種類

煩惱又稱苦惱，梵語豆法，遍惱身心之謂，佛地經五曰：「遍惱身心名苦」，故苦爲逼迫性，而煩惱又稱之爲煩惱，以其有如強盜，能劫奪我們之慧命，又有稱之爲客塵，其種類有五位煩惱，又有由招感性所集來之六種根本煩惱，即貪、瞋、癡、慢、疑、邪見等，復有二十種隨煩惱，分小中大三類，小隨有十：即忿、恨、惱、覆、誑、諂、誑、害、嫉、

慳，等中隨有二，即無慚、無愧，大隨有八，即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計此二十六種集因，而招世間一切苦果，貪苦又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與八苦之分。所謂二苦，一爲內苦如疾病，憂愁，嫉妬，愛憎，貪，瞋，癡，及五陰盛等身心之苦是；二爲外苦，如惡賊，虎，狼，毒蟲之害與風，雨，天災，寒，熱等是。所謂三苦，一爲苦苦，自寒熱饑渴等苦緣所生之苦，二爲壞苦，樂境壞時所生之苦，三爲行苦，爲一切有爲法無常變動之苦。（見俱舍論二十三，三藏法數十二）又數論三苦，謂身心之苦爲依內之苦，由人物害來之苦爲依外之苦，由風雪等來之苦爲依天之苦，所謂四苦，即指生，老，病，死而言，所謂五苦，其一即合生，老，病，死四苦爲一苦，其二爲憂別離苦，其三爲怨憎會苦，其四爲求不得苦，其五爲五陰盛苦，所謂八苦即合生，老，病，死四苦與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與五陰盛苦而成八苦，而苦集滅道四聖諦又以苦諦爲首，故又稱爲苦聖諦，此外又有所謂三苦性，即苦性行苦性與壞苦性即苦之性體，故佛教對煩惱之解釋與種類之分析，至爲詳盡。

丙、煩惱之來源

煩惱之來源甚多，從上述煩惱之種類可知其概，其從心意而來者爲害最大，則五住煩惱發源於五蘊，其餘煩惱分別由無明邪見，係從心意源頭發動，沿流不止，謂之無明流息流，加以欲有二流，共成四種常流，無明長夜覆蓋，由是六根所緣，心生意取，繫發成貪，瞋，癡，慢，疑，邪見等煩惱，其中又以貪字爲甚。法華經方便品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又有以「愛見爲本，身口爲緣。」維摩詰經有云：「有身爲種，無明愛爲種，貪，瞋，癡爲種。」其從身體而來者，則屬於生老病死等生理之必然，

因身體係由地，水，風，火，四大合而成，有一不調，即生疾病而增煩惱，此由於生理之自然，誠屬無可如何。又有從飲食衣服而來者，成實論六曰：「衣食等物皆是苦因。」至於外苦如天災寒熱等是從天地環境而來，稱之為「苦境」或「苦境」，即苦世界也，因娑婆世界即是煩惱世界，充滿煩惱痛苦，故又稱之為五濁惡世，而煩惱濁即其中之一也。至於惡人毒蟲等人物害來之苦，亦在「苦境」範圍之內。以上所述內外諸苦，其來源均屬於現在今世所具有，此外又有從因果方面而來者，即今世所造之惡業因，來生方受其苦果，總言之，生死之果報皆苦也，就中分別之，則如天上者為樂果，如地獄者為苦果，如人界則苦樂互立也。又此生死之苦果輪轉不息，稱之為「苦輪」。勝天王般若品云：「眾生長夜，流轉六道，苦輪不息，皆由貪愛。」觀上可知苦之來源至為明顯，惟其中從身體方面及苦境環境而來，雖非人力可以推移，但從心意而來者大可加以控制，因人有八識，除眼，耳，鼻，舌，身，意，等五識屬於身體物質之外，其餘第六識即，意識第七識末那識即我識，第八識阿賴耶識亦均附着於身體之中。所謂身體，即是有生滅之色身，而第一識至第七識均隨此色身而生滅，獨第八識不隨色身生滅而為不生不滅之自性，當色身生時附着於其中，但色身滅時不與之俱滅，故又稱之為真我。佛性，真如等，均為眾生所具有，不過眾生之自性，往往為第八識所遮蔽，即為我識所操縱妨害，致有種種煩惱罪障，遂致沉淪苦海，無由自拔；而佛菩薩則能覺悟，不為所害，故佛稱為覺者，覺有覺察與覺悟二義，覺察即對煩惱障，煩惱侵害如賊，惟佛能覺知故云為覺，是名一切智，覺悟係對所知障，無明昏寤如睡，聖慧一起，朗然大悟，如睡

得寤，故名為覺，是名一切種智既能自覺，復能覺他，覺行圓滿故名佛陀。（見大乘經義）所以佛菩薩雖以應身入世，亦能控制第七識，不迷本性，其法身更屬清淨，故常能覺自性如如，破除煩惱，離苦得樂，且可以轉識為智。六祖壇經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會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即轉識為智也。可知自性覺悟關係之大，況佛菩薩雖覺知煩惱而仍以煩惱為道場去救度眾生，使眾生破除煩惱，離苦得樂，做到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足見其偉大真令人五體投地，讚嘆不已，此佛教之所以成為偉大崇高之救世宗教，值得世人之擁護崇奉也。

丁、破除煩惱之道

對於破除煩惱之道，佛之知見，最為精深圓妙，切實易行，且能行之有效，誠如華嚴會上諸大菩薩讚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蓋諸佛菩薩之救世度衆，純為破除眾生之煩惱而來，佛教就是以救世利他為目的，如阿彌陀佛之有九品威令登彼岸，眾生稱之為慈父，觀世音菩薩緣度佛母之大慈大悲入世度衆，尋聲救苦，眾生稱之為苦海慈航，地藏王菩薩之入地獄救衆生，釋迦佛陀之以一大事因緣，應身出現於世，以救度衆生，與其他諸佛菩薩大德等之化度衆生，無一不是本其大悲無我之精神憫衆生之沉淪苦海，而為衆生破除煩惱，使之離苦得樂，故有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維摩經云：「四無量心是道場」即是此理。又四宏願所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可見佛教之偉大，誠非外道所能及，茲略就其次方法分論之。

一、大智本行

佛菩薩對破除煩惱之道，均從大智本行做去。維摩經云：「大智本行，悉皆成就」即是此意。蓋以大智慧來衝破心中一切無明愚癡，便可以破除一切煩惱塵勞，而截斷其來源，則自性光明，便能明心見性。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更以本行來協助大智，使智行具足，便可以離苦得樂，並可以自利利他，成就佛菩薩之道，至於其他非人力所可挽回之苦惱，則從本行求得佛菩薩加庇使之滅種其罪障增加其福慧，故大智本行，實為破除煩惱之道，所謂大智者亦稱妙智慧，即大智慧係別於其他尋常之世智小慧。又名之曰「般若」，乃理體本具之正智，即八正道之正見，正思惟正念等，即所謂佛之知見，是最正確之真理，是佛教之真精神與無上法寶，所有大小二乘一切教義，皆從此中出。智度論四十三云：「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般若有二般若，三般若，五般若之分，而智亦有「一切智」「道種智」與「一切種智」之別，因有大智，便生苦想，苦觀，苦智，以至四聖諦及由三法印到一實相，以至一切法等而得覺成道。便可以破除煩惱且更可以化煩惱為道場，即有煩惱亦等於無煩惱，亦無所謂煩惱不煩惱矣。蓋煩惱多由心生，所謂「一切由心造」，「一念上天堂，一念落地獄」，倘有大智慧，便可以破除心中一切無明煩惱，覺悟見性，常樂我淨即照見「五蘊皆空」，「諸法空相」，且覺「苦惱性空」苦而不苦，更從苦中驗到不苦，一切煩惱破除無餘矣。維摩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諸煩惱是道場，……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要言之此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道，……如是不入煩惱大海

不能得一切智室，……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繞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煩惱其體，體即真如，不捨八邪而不為八邪所煩惱。」特地論云：「以有煩惱，樂求淨法，」可知煩惱性空，煩惱性即同佛性，故由大智慧覺得清淨法性，眾生與佛一樣，根本無煩惱可得，則自性如如，離苦得樂矣。張樂廷居士在「人生」雜誌論憂患之來去有云：「再看佛教本身的藝術，那更有獨特的殊勝，我們看法華經中，有兩個極高的藝術手法，即：人要安樂，我們就先給他們更多的安樂，人生憂患，我們就以那種憂患的身份，先同處憂患，」可見佛教之偉大。至於本行之法，就是「六道」，「四攝」，「三昧」，「六通」，「八正道」，「十力」，「十不共法」，「十七道品」，「四無畏及止觀」等法，而「六度」又為萬行之本。維摩經云：「六度是道場，所謂『六度』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與般若等，亦即是六度波羅密，即所謂度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之意，此即以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汚染，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俱是渡生死苦海破除煩惱之行法，其中尤以般若波羅密為最重要，因其他之施，戒，忍，進定等五度，若離般若，即非波羅密，故譯為大智慧到彼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六祖壇經云：『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種煩惱魔，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又指示般若最扼要之經典，經中所說般若若網，全在於破除我執，空三心四相，務使我法俱達清淨空，若無妄想我執，明心見性，破除煩惱，佛陀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即以此佛之知見開示於世，使眾生得悟佛之知見而入佛之知見，便可破除一切煩惱而成

佛道。故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亦為般若波羅密之精要。東初法師在「人生」雜誌五卷三期所著之「般若心經思想史」一文論之最詳，總言之，此般若波羅密經最上乘，令一切眾生樂之，可以破除一切煩惱，而成佛菩薩之道，其重要可知，此外尚有其他萬行為吾人所應知者，不過有以上諸本行亦可以得其概要矣。總之，佛菩薩是以「大智慧」為耳目，來做領導萬行之足，又以「大行」做他之足，來協助大智之耳目，足目互用，智行具足，方能達到清淨的覺地，破除一切之煩惱。維摩經云：「如來之身，金剛之體，諸惡已斷，尚有何惱？」可見佛教救世之精神，至高無上矣。

二、佛力加庇

吾人得佛開示知見，有上述之大智本行即可由悟佛知見而入佛知見，以破除一切煩惱；而佛教度眾生，亦以此種大智慧為主，但有時眾生因先世罪業深重，一時未易受盡果報，以致招受天災猛獸人物之害，或寒熱疾病痛苦，不免仍覺苦惱交煎，雖屬無可如何，或以大智慧看破一切煩惱，放下一切憂患。如果眾生能遵照佛教修行，固不獨可以不懼苦惱之來，而且可以至誠感動佛菩薩而得到佛力加庇，減輕其業障，滅除其痛苦，此種不可思議之佛力加庇，並非無據，因佛既為覺行圓滿之覺者，眾生一切煩惱與心意，無不察知，而佛菩薩威神之力，更不可思議，因其法身之正報與依報能打成一片，從理性中發出不可思議之妙用，任運自如，無所障礙之靈活表現。維摩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及師子座置諸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他

在神力之所為乎？』唯然，已見。」「汝意云何？」「世尊！我觀其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又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千種心如來悉知。」又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又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清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云：「當知是經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又觀世音經云：「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昔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眾生被困厄無量苦迫身，觀世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樹甘露雨滅除煩惱，……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禮。」又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又法華經方便品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大事者，即開闢顯實相妙理之事業，即開示佛知見之事業也。所謂一大因緣，依文句四上所云：『眾生有此機，感佛名因，佛樂機而應故名為緣，是為出世本意。』玄行法師論道有云：『信佛修持是自力，佛力加持是他力，相互相成，因自力是做心中樂土，有了自力，然後可與佛國樂土相感應，得佛之他力扶助加庇，此即「心淨即國土淨」之意。』又張樂廷居士在「人生」雜誌第十一卷第八期所作之高僧與青年修養（三）一文有云：「英師既然這樣「心之無輕的觀念……就有感應，……此是宗教之力量，此非其他學問所能解決，此即宗教尤其是佛教之獨特力量，所以在傳文又特別指出，此又固是菩薩慈悲為生，其至誠

通神。……如此，則人生苦，有所信所求，則苦亦終不苦，……可知佛與眾生，原有機緣感應，並非奇事，況佛菩薩是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與六通等，自能照見眾生之心悉知一切，是故知諸佛教度眾生苦難煩惱，其威神加庇之力，有如是大，其理見各部經典者甚多，而眾生得到佛力加庇而滅除煩惱痛苦之事實，亦指不勝數，此即是眾生覺自力修行，努力的善，就能感到佛菩薩之感應及其他力之護念加庇。維摩經云：「其已信者，當作護念，……如說修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庇建立之……」即是此意。亦即是儒家所謂：「至誠可以格天地，感神明，……」之理。語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而況以精誠所至，豈有不感動佛菩薩而得其加庇，即可知佛力加庇之事理，並非迷信，向是正信，若強指為迷信，則連因果善惡之道，明心見性之理與經典所說之法都可不談，決無是理是事也。

戊、信解行證

以上所述，可知佛菩薩度眾生之苦心與其對煩惱之見解及破除之道，故佛教即本此救世度眾之偉大宗旨去實行而有教理，行果之道，眾生對之，自應誠意接受並從信解，行證方面與之相應然後始可收煩惱破除淨盡，否則徒有佛菩薩之苦心善意亦無法接受，此即自力不生，他力不助，始終為煩惱所纏害而沉淪苦海，不能自拔，徒呼荷荷而已，此即「天助自助，」與「得道者多助，」及「心淨則國土淨」之理。至所謂信，解，行，證之道，即是教理，行，果，之道，因一切佛法，亦不離信，解，行，證四個大字，蓋所謂教，就是佛所說之言佛，因之以為教而我們必須加以信仰，即所謂信大教，始能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然後可將煩惱破除。晉華嚴經六曰：「信為道源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滅除一切諸疑惑，示現開發無上道，」故佛教裏面之五力，都是從五根中之信根而生，可知信心之重要。

至所謂理，就是教中所說之義理，而我們必須理解慧解，方能覺悟，然後可以明心見性，破除一切煩惱，否則等於盲目難得究竟涅槃，不易破除煩惱，所謂行就是依理所起之行持，即我們必須依照佛之教去實行，即所謂行大行，否則雖有圓妙之佛智，佛力，亦不能得到自覺，自利，自度，更不能說到覺他，利他與度他，即不能得到破除煩惱之道，更不能證得其果，毫無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因行為因，而證為果，不行即不能證果，此果就是由行而證得之覺果，我們學佛菩薩就是要求得此種證果，故證乃無漏之正智，能契合於所緣之真理，勝鬘寶窟中審：「緣起相應，名之為證，」即對佛教能從信，解，行，做去而得之佛果也，如佛果可以證得，則一切煩惱不攻自破，能破除煩惱，便得實智，即可脫離生死苦惱，常樂我淨，再進一步做到「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即可臻於佛果。由三法印到一實相，「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得到「五住竟盡，二死永亡」之利益，而見性成佛矣，尚何有煩惱耶？

己、結 論

吾人生此娑婆世界，煩惱已多，況現當共產邪說橫行及共匪殘殺眾生之際，其痛苦煩惱更不堪言，吾人為教人救世界起見，除崇奉佛教向善除惡外，難收速效，倘再徘徊觀望，或修言中立，或受共匪欺騙，則貽害更深，所以 蔣總統之堅決領導反共抗俄，及世界愛好自由國家亦聯合反共陣線；而達賴喇嘛與抗暴佛徒義民等亦群起反共抗暴均與佛教慈悲救世精神相符，如是堅決去做，必能解救人類煩惱痛苦，獲致世界真正和平，故吾人宜急起信奉佛教，擁護政府反共抗俄，以救己救人，救國救世，以破除一切煩惱痛苦，挽回劫運，化否為祥，願與眾勉之。

(上接十九頁)

而無條的虔心供佛，乃是另一問題。附記於此，以供參考。

會公對於第二問題，引證解釋，更為詳細，我沒有什麼補充的話。只是也引古今兩位居士的事作為參考：古人是宋代陳實所作大藏一覽集（見昭和法寶總目錄）把藏經裏的理論和故事，都作成七言偈頌，內中涉及小乘律部的很多。今人是現在臺灣的胡國偉居士，最近在人生十一卷十期發表一篇稿子，寫的是四分律裏優婆塞者為佛難變的事。可見古今來有許多居士在那裏讀律，都未便認為是「賊住」或「盜法」。只有我是笨人，要纏倒樹捉老鴉，對這問題一再反覆研究，未免透著多事了。寫到這裏為止，並向會公法師的法施致其謝意。

編 後 編 者

光陰過起來真快，一眨眼間，一年又過去了。在未寫本文之前，編者特地將本年度的刊，各期翻看了一下，內心之中，總感到有無限的慚愧；由於編者年輕學淺，本刊無論在內容或編排方面，都是不很滿意的。

這一期為今年最後一次與讀者見面，由於兩月合刊的關係，故也沒有按照既定的時間出版，編者在上期已曾奉告過讀者們。

編者為了專心潛修，已辭去本刊編務。以後如作者與讀者有何指教，私人函件仍請照舊址寄；有關本刊一切稿件，則請寄本刊發行處為荷。最後我要在此特別謝謝張廷榮居士，程觀心居士，謝冰堂教授，胡國偉居士，醒世將軍同學以及其他等作者，由於他們常期的發心為我惠稿，至使編者很多方便，在此特致謝意。

再談受戒燃香與居士讀律

念生

我在菩提樹第八十三期曾寫一篇小稿，對於受戒燃香與居士讀律兩個問題，有所討論。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深願因此得到各方大德的開示。在這稿子發表後不久，蒙獅頭山會性法師來信有所指教。我與會公，素少親近，只是香港一聞法師所印梵本華嚴經，會公會預約一部由我代收經款，這也算是一個小小因緣。這次讀了這封來信，知道他是一位博學多聞，而且識見通達的法師。現在把原信照錄如下：

念生居士鑒：

頃閱樹刊第八十三期中載大作受戒燃香與居士不准看律問題有感，茲抄祖語，並將拙見略陳如下：

一、關於燃香問題，據梵網菩薩戒經垢第十六云：「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據此文意，似出家菩薩必須燃香供佛，而在家菩薩則可隨意。法藏大師疏釋云：「出家重法，不貴香華，要以身命而供養」。又天臺菩薩戒疏，明曠法師釋云：「先令為說苦行，意在使其重法輕生，非謂即捨身命，燒身臂指」。又，藕益大師合註云：「燒身臂指供養諸佛，與眾生同悲仰而上求佛道之極致也」。蓮池大師發隱云：「言如法為說一切苦行，是舉義以示彼，言菩薩行應當如此，非必捨身以供養也」。據此諸釋，則是舉況，而出家菩薩亦不必定燃香矣。

二、在家居士是否可以看律之問題，茲錄祖語以資參考。
弘一大師四分律含註戒本講錄云：「下三衆及白衣，於半月說戒作法等時，決不許聞。若

於常時，可聞大僧律否，相傳有二說：一、亦所不許。近代弘律者，多依此說。二、未妨。靈芝資持記云：問、私習乘唱，未具忽聞，及未受前曾披經律，因讀竭磨了知言義，成戒障否？答：準諸律文，並論僧中正作，詐竊成障，安有讀文而成障戒？古來高僧，多有在俗先披大藏。今時僧士，多亦如之。若皆障戒，無乃太急。學者詳云」。見講錄第九頁。

近代弘律者言不許閱讀，亦有所據。藕益大師毘尼事義集要云：「經論二藏，貴在流通，獨有毘尼，極為珍秘，以是惟大僧法，非外人所得與故。所以根本律云：「在家俗侶，得聞二藏，謂論及經，毘尼耶教，是出家軌式，俗不合聞」。戒因緣經序云：「天竺持律，不都通觀，唯諸十二頭陀行者，乃開誠而共相授。二法人，即十二頭陀行者，乃開誠而共相授。耶舍見囑，見誨誦誦，人可使由云，不可使知。其言切至。惟願同我之人，尤慎所授，未滿五歲，非持律人，幸勿與之也」。觀此二律所云，則其慎重可知。是以沙彌若解五篇，便成受具遮難。今此集要，特為樂簡者便於行持，勿令未受者輒先披閱。倘沙彌展覽，即應呵止。如或不然，彼此招罪。問：世尊說教，如一雨所潤，凡有器者無不獲益。昔有聞經半偈，免墮狗胎，牛負大經，後世為沙門者，何故律藏獨為珍秘？豈不能利益人，抑不欲利益人耶？又設未受具人發心閱藏，安知佛禁而不檢閱？更有書寫剽竊之輩，必已經眸，倘後發心受戒，為許通具，為寬作重難耶？若作重難，則佛法中亦有限罪，甘露反成毒藥也。答：經

貫流通，所以成聞熏之種，律宜珍秘，所以防賊住之愆，一秘一通，總是如來四悉巧被，至於無知誤閱，書刻經律，既無盜法之心，應非重難之例，然書刻者，未必能解，猶可融通，閱藏者必至了知，應須嚴禁，是在知法者善為開導矣」。又云：「比丘戒法，止應受後行持，不應未受先閱，設不知誤閱，情猶可原，倘知而故違，理難寬宥」。以上錄集要卷第十五、六頁。

總上所說，謂不許白衣閱讀比丘五篇戒法，若預知則成十三重難之一——賊住。非謂一切律藏皆不許閱也。尊者所引支謙譯戒清災經，查戒清災經中所說，僅及五戒，而沮渠所譯之迦葉禁戒經，亦惟說警策比丘之事，並未說及比丘五篇戒相，律藏中並未見有居士譯比丘戒者。（唯戒脫戒本經是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既云婆羅門，未知是否出家人？但據續高僧傳卷一，菩提流支傳中云：「一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則似出家人。）究竟白衣是否可以看比丘律，即近代之弘一律師，亦未明說，前所引文則存二說，但云學者詳之，愚意以為：若盜聽大僧說戒，或詐稱比丘，同比丘事，則應付賊住之科，若以盜法心披閱比丘戒法，（五篇戒相）依律祖亦應是重難，若以好心，恭敬心閱之，未必為犯。未知是否？

以上抄錄祖師所說，並附愚見，以作參考。若有不妥之處，祈為教正是幸！謹此敬頌法安

山衲會性敬上

十月十一晚

由這封來信，證明會公學問如何的淵博，議論如何的平允！但是他平日只是閉戶潛修，對於各方面很少接觸。臺灣僧界真是藏龍臥虎，不可測度。現在我對於這兩個問題，再補充一點意見，會公對於第一問題，在佛法方面引證解釋，已甚透徹。我再從世法方面，加以研究。我以為受戒必須燃香，雖非佛制，而竟能普遍起來，是由於過去對於僧侶的特殊優待。在遊方行腳時，關津渡口，只要看了頭上香疤，概免盤詰。所帶物品，除有販賣嫌疑外，亦不收稅釐。不是法定如此，而是社會上對僧

在三星一年來的弘法情形

真華

今年初當各雜誌將我在三星弘法的信息披露後，凡與我相識的人都覺得奇怪，有的人竟以為我好好的福祿壽不往而跑到默默無名的三星來，是為了什麼，其實，此種猜度，完全像閉着眼睛瞎摸的人，與事實一點也不相符，我之所以突然的離開了福祿壽，而來到這既窮且僻的三星，是另有其因緣的，這因緣說來也真是不可思議，現在簡單的寫出，奉告關心我的師友們。

大概是民國四十四年的秋天吧？

白聖老法師領着在獅頭山結夏安居的一群青年僧尼（指解制後言），應羅東白蓮寺妙慧師之請到該寺弘法，當時我是這一群青年中的糾察師，兼教他（她）們的國文。在一個秋高氣朗的星期日，我約了淨念法師去看在三星大同農場工作的海超（海超在大陸依我徒侄出家，與淨念法師同戒，卅九年隨軍來臺，退役後奉命到大同農場開墾，四十六年曾一度住觀音山，後因人事不和復回農場工作，現協助寺務。），當時的農場，雖然還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妻妻草茅之地，因為聽說有上千的退役將士不分晝夜的在開墾，數年後成為良田已是意料中事了。所以我在建寺緣起中說：「數年前該場尚為蓬蒿叢生，鹿兔逐遊之荒蕪，曾幾何時，數百公頃之蕪土，今已大部變為白米之倉庫，將士之樂園矣！」記得當時我曾對淨念法師說過：「農場中上千的退役將士，看樣子百分之百可能都是大陸人，他們的物質生活雖然由於政府的合理安排得到解決，但他們的精神食糧，尚須用佛法

的法味來進補，我們如果有足夠的力量，在這裏建一所念佛堂，該是多麼的理想？」淨師雖也贊同我此一理想，無如彼此都是一日三餐全靠人的苦惱子，建一所念佛堂真是談何容易！因此，當時的理想也只好任它一變而成為妄想了！不料四年後（即去年）的某日，因來三星看剛從基隆疏散住在農場中劉君家中的張淨蓮居士，使四年前的妄想，竟又漸漸的變為理想了，因緣的撮合力量，使我渾然覺着自由自在的「我」而了不可得！

四川籍的劉君，雖不是一個正式佛教信徒，但他對於佛教的護持和熱誠，似乎比起來正式的信徒尚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曾對我說：「農場裏的場員大都五十多歲了，又多是沒有眷屬的單身漢，生活雖已獲得了飽暖，而他們的心境上未免太空虛了，法師如肯在這裏建寺弘法，來渡他們，真是功德無量，我當盡一切力量協助你。」又加上海超和張居士的相互勸說，使我在大同農場弘法的決心，於是乎生起了根。

我以為過去有些大菩薩，爲了使

衆生離苦得樂，「衆生不請」尚能「友而安之」。自己雖不是菩薩，總算是個受過幾天僧教育的青年，僧青年是應具備難行能行的菩薩精神的，能在這裏爲千餘功在國家，解甲歸田的將士們服務，使他們的身心，沐浴在大慈佛陀的法水中，不正是效法菩薩精神的最好實驗所嗎？我這一意決定之後，從第二天起，即開始籌備，實現我理想中應用的一切了。

感謝佛陀的慈光垂護，以及四衆大德們的鼎力支持，使我不過兩個月募足了臺幣壹萬五千元，加上身邊僅有的伍千元，順利的買到了現在做佛堂和臥室的三間瓦房。去年十月底，三星中學的教務主任孟新民居士，陪同他的岳母吳老太太和周露輝先生的夫人來寺念佛，之後，遂有念佛會之組織，一年來每週念佛的人數雖多少不等，但念佛的集會，則從未間斷過。

今年正月初，應地方士紳們的邀請，以「切莫誤解佛教」等七個專題，演講了七天，在圓滿的一天，有廿三人皈依三寶，其中有佛教徒一人，天主教二人，這是我得到三星來第一次所獲成果。當時某法師看到這種情形，非常感動又感慨的說：「由此次聽衆皈依三寶的踴躍情形看，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們的心都是需要佛法慰藉的，

只惜一些自鳴高深的大德，不肯自勵發心下鄉弘法，使佛陀平等化的教義，變成了貴族階級和知識界的欣賞品！」最後他又以鼓勵的口吻對我說：「在鄉村弘法，不僅須具備最大的耐性而且更須具備吃苦的精神。因為鄉村同胞的知識水準比較低，甚深又甚深，難入復難入的佛法，他（她）們不但不能一聽就懂，並且有愈愈愈糊塗的現象，如果缺乏忍耐性，看到這種情形，可能覺着失望，由失望不自覺的即會生退悔心。又，鄉村的經濟條件遠不如都市中來得豐足，如果見到優哉游哉的同道生活享受反超過自己，就放不下，這也是容易退悔初心的。總之，在鄉村弘法，最基本的條件是：能忍耐、能吃苦，否則，不是半途而廢，則是一事無成，結果，與自利利他的心願，恰恰相反。」某法師這一番高論，使我十二萬分感激和讚佩，所以當時我也以保證的口吻對他說：「我來三星弘法，是抱着開墾者的精神來的，不但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要把這片亂石成堆的荒地變為良田，更要利用這良田的邊緣，播下四時不謝的花種，而使它成為人世間最美麗的花園！」某法師聽了我的說話，連說：「要得！要得！但願你的大願早日實現。」

自正月初通俗演講以後，各方的反映非常的良好，除念佛人數每週有所增加外，發心皈依三寶也時有其人。三月至六月期間，因為去臺北協助十普寺的傳戒和沙止慈公開缸後的肉身安座法會，致法務稍形停滯。沙止法會圓滿歸來時，念佛的人數雖不比往日少，但念佛的心好像冷散多了。這

一現象不外乎兩種原因所造成：一是我的數月不在而失去領導中心。一是皈依者對佛法的信念尚未建立起來。我知道這樣下去，對於弘法的前途是極不利的，於是，在我從沙止回來的第一個星期日，即召開一次會員會議，把我三四個月未能在寺領導的原因和臺北傳戒沙止法會中的盛況，作了一項簡略的報告，一些信心未定的人，聽了之後，才又恢復了起初皈依時的誠敬，每週按時來聽講念佛。

我想：「一般人所以要作『爲非作歹』，在理頭造業，其原因不外乎是：昧於善惡必報，因果不爽之理。欲使其明瞭此種道理，講地藏菩薩本願經該是最契機的了。但講經必須有較大的房屋，寬的三間房子，除去客房和自己的臥室以外，只有一間佛堂，多說三十個人就坐滿了，天氣又是這樣的熱，誰個肯擠在裏面坐兩個鐘頭！在我一再三的考慮下，只好將戒期中寺方給酬勞的肆仟元，和越南善治和尚寄來的壹仟陸佰元（此款原準備建靜室用），悉數拿出購買水泥和紅磚，把前院原有的籬笆和竹門盡予拆除，另作成五尺高的磚牆和六尺寬的木門，又把從大門到佛堂的一條小道，改鋪四丈長一丈寬的水泥路，這樣，我講地藏經的心願就達到了。在佛歡喜日開講的第一晚上，聽眾們把拜墊放在又寬敞又潔淨的水泥路上，坐上去都說很舒適，我聽到也非常的愉快。這時候空中的一輪皓月，似乎爲了這一克難而成的講經場所，也放出了她的異常清輝，照臨在每個聽眾喜悅的面孔上！

講經圓滿的一天，恰逢地藏菩薩

的聖誕，當晚除領眾念佛爲八、七、中南部水災罹難的同胞和反共殉職的三軍將士迴向外，並爲大陸上千千萬萬的苦難同胞祈禱，願他（她）們早獲自由之身。

這事還有一點須補充說明的，即是在講地藏經以前，我會應羅東念佛會的邀請，每週六去該會演講一次。後來他們鑑於領導無人，堅請我擔任他們的導師，因爲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個少學無德的人，不足爲人之師，所以對他們說：「以我自己所知道的佛法，給大家講講倒無不可，至於導師的名義，我實在不敢擔當。」他們見我不願接受他們的請求，後來又請請星雲法師來信勸勉，星師來信說：「日前萬福居士（作者按：係指羅東念佛會長黃萬福居士）來，擬禮請法座爲羅東念佛會導師，弟歡喜無量！……千祈法座慈悲，前往領導，弟當從旁協助。法座座生心切，悲願具足，諒定能慈允也。」星師是宜蘭三寶（星師嘗說：成一法師，他和我是宜蘭三寶）中的大寶，他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尤其是他的御衆能力，是自由中國青年法將中手屈一指的，我看過他這一封充滿了悲心和隨喜心的大函，爲佛法爲私交，都使我無法再推去，羅東念佛會的導師名義！數月於茲，風雨無阻的我每週未奔於羅東，三星道上，用我最寶貴的光陰和血汗，來細心的灌溉這棵萎黃已久的菩提樹苗，希望它能日以壯大，開花結果，庶不負星師的推薦和該會同仁們的真誠！

國曆十月二十五日，爲我在三星建寺弘法一週年的日子，又是臺灣光復十四週年的紀念日，我以三點意義，選擇了在這一天佛像開光，三點意

義是：一、我希望全國同胞以光復臺灣的精神和勇氣，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來光復大陸失土。二、我希望全體教胞，能共體時艱，精誠團結，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來光復大陸佛教。三、我希望藉佛陀的慈光，照出我一年來弘法的缺點，使我知所改進，達成我自利利他的本願。基於以上的三點意義，當時雖然有人表示不贊成，但我還是堅持著我自己的主張，在那一天開光。

在開光的前兩天，就斷斷續續的落著霏霏細雨，我很擔心因天氣的惡劣會影響到師友們的降臨。可是，到了開光的一天，雨雖落的够大，却未阻住師友火樣的熱情呢！主持開光的演培法師，協助開光事宜的隆根、淨念、浩霖、了中、清月、清霖、以德、果宗、慈法等諸兄，還有十普寺的淨念兄的高足一微沙彌，都在遙遠的臺北趕來了！再加上三天前即來寺

協助我的悟明兄與宜蘭念佛會的會長星雲法師，十多位巍巍堂堂的大法師，一下子聚集在一年前幾無佛教聲息的三星，怎能不使已信者的興奮和未信者的表情，出現在各個不同的面孔上呢？無怪在開光的第二天有一信徒對我說：「師父！我們這次佛像開光，給××教帶來了很大的威脅，三星的老百姓都說佛教真有辦法！××教在這裡一輩也不會有這種熱鬧又莊嚴的場面。」

真的，這次各位法師的大駕光臨，不僅爲既陋且小的靈岩寺增加了無比的光輝，同時，而給三星的佛教也帶來了無比的力量和希望，我除將師友們的這份隆情誼誼銘肺腑永久不忘外，並願海內外所有的四衆大德們，都能有所指導，有所協助，使這一片從未開過佛教聲息地區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都能成爲佛教真正的信事者！

人生第十一卷十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一、讀者捐助	六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二九一・七〇
二、廣告費	四〇〇〇〇	一、上期透支	六、一一九・八六
三、董事費	六〇〇〇〇	共支	八、九四五・五六
四、訂售刊費	三二六・〇〇	一、董事、瑞今法師樂助港幣參佰元	七、五五九・五六
共收	一、三八六・〇〇	二、蔡觀怡、張觀心、各助二十五元。	
支出部份		三、讀者、李本慈、劉董蓮琴各助參佰元。特此	
一、文印刷費	一、三一六・〇〇		
二、鋅版費	一八八・〇〇		
三、封面紙一令	七八〇・〇〇		
四、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		
共支	二、一〇〇・〇〇		
結存	一、二八六・〇〇		

本刊代收善德堂捐款

彰化姚天造善士樂助新臺幣乙仟五百元整
王錫堂新臺幣參拾元
陳緒耀新臺幣貳拾元

人生雜誌社謹啓



回國觀光的觀感 · 妙門 ·

旅居海外多年，頗多祖國之思，每與故鄉之戀。正如一首通俗的詩所說：「一日離家一日深，猶如孤鳥宿寒林！縱然海外風光好，豈無思鄉一片心？」但是我們的鄉土，我的出生地，已為血腥的魔爪之所攫取，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好在我的祖國還有一塊自由乾淨而且美麗富足的領土，在維繫安慰著我們這群他鄉遊子的鄉情和希望，那就是自由祖國的寶島臺灣。

我對臺灣這個地方，很小的時候，就存著很多很美的近乎神話式的想象，所以她也一直使我非常嚮往。可是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到臺灣去走一趟。這次，終於實現了我的願望，不但使我盡情地欣賞了寶島的大好風光，尤其使我感受了祖國的可愛，及鄉情的溫暖，臺灣雖不是我的故鄉，但是那裡的人情風物，却和我故鄉一樣的親切，一樣的溫馨。

這次訪臺的因緣，是因為今春代理臺灣今日佛教月刊國外分銷，而與今刊諸位社委由通訊而相識，雖未曾面，然均互相傾慕。以致繼而邀我往臺灣觀光，這正可滿我的素願。所以就在本年正月下旬開始辦理出國手續，希望趕在陽明山櫻花季節到臺，參觀一下盛放的櫻花。不料一延再延，一直拖到四月底才登程回國，以致弄的非但櫻花看不到，甚至連個陽明山的真面目也無緣一觀，實為此次訪臺的一件憾事！

陽曆五月十八日是我兩三年前旅印後，第二次出國遠征的開始，是日乘早班飛機，當日達嶺南，即開始辦理出國手續，三天辦妥。二十一日乘午班飛機，當日下午抵達自由祖國的臺灣松山機場。下機經海關檢查後，即由善導寺住持演培大和尚領到該寺安單。次日把報戶口等手續辦好了後，即由常覺法師帶到沙止彌勒內院參禮慈航老法師的肉身。他老人家的一切經過，在臺灣各報及各雜誌都有

詳細的記載。其實我與慈公是從未謀面。而我這次由宿務出發至嶺南恰巧於報上發現慈老開缸的事，這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法緣了。但是還有更巧的事，當我到達臺灣，走下飛機而接受海關檢查的時候，關員竟問我是不是為了慈航法師的開缸而來的。於此可見慈老的肉身不壞，已經轟動了整個的臺灣，受著普遍而且濃厚的注意了。所以我自不便掃他們的興，就一口承認「是的」。因此，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便出現了一種「釋迦妙門海外起來參拜慈航肉身師」的新聞。這真太巧了，因而偶曰：「我本無心為師來，一到嶺南便開，從此一錯錯的巧，人人都說為師來」。這是我與慈老的一段身後法緣。

內院與善導寺如同一家，均是內地來的外省人，而師友們所帶我去參觀的地方也都是江浙人居多，故而很少與本省人接觸。過了幾天，才開始到南部參觀，至是才漸漸得與臺省人會面，而一切風俗習慣以及人事關係由此開始漸漸了解。之後一直參觀臺南、臺北、臺東及澎湖等處，所到之處，均住相當時日。

我覺得臺省民心順良，信仰心濃厚，所以到處寺廟林立。只可惜佛教的義理未曾普及到民衆方面，以致人們都傾向本有的多神教的拜拜方面去，弄的老百姓大半都是神佛不分，到處迎神賽會，殺生祭神等等，這是此次訪臺於各處所看到的。但是在這十年來，經外省一班高僧大德們，不避艱難困苦，儘量言語有問題，也盡量找翻譯們，千方百計地把正法的佛教盡力宣傳給一般民衆們的心田中；並且連佛事方面也盡量改革，直到現在據我到處所看到的，可說凡是規模大些的寺廟，大都設有佛學院以栽培一班僧材！

佛事方面，也有幾處能將全部依照叢林制度的唱起外方腔調來，只可惜尚未能普及。現下各處唱

念可分三部份：（一）是專唱純粹的外方老版腔調。當時曾有法師來臺流傳下來的。（三）是一班年紀較輕的非但會唱本省調，同時也學會了北方調，可在任何場所適應一般佛事，甚至連敲打方面也很熟練，這是我當時在苗栗法雲寺親眼看到的。

其次對我個人方面，一踏入臺地，首先就得著江浙各省等諸高僧大德慈悲，顧愛的比其常隨衆的學僧們更加親切，使我內心有如離乳嬰兒投到慈母的懷抱一樣的快慰，而一班平輩的同參道友們，更加待我親如手足，使我時刻不想離開他們。尤其使我感動和感激的，是一般在家信徒的向我就受三皈，並且他們都能切實依教奉行，近事三寶。因為到處都有許多信衆，請求我說開示，所以開示之後，便又求受皈依，這真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這當然第一要歸功於諸方大德們的預先在十年來，到處弘法所栽培一班信衆的善根種子。第二也因言語互通，再加信衆們的熱誠所致，這樣上中下三輩的師友們待我可說是親如一家人。使我時常想到我的一生走那麼多的地方，也沒有一處可比得上我們自由祖國的同胞給我的溫暖。

可是因環境和時間的限制，不得在寶島多住些日子，可多受些師友們慈愛的溫情，想想這是我的福薄啊！

回憶在臨別時：師友們都捨不得給我離開，甚至有的說：「等到你要走的那天要刮大風，可給你走不成」。我說：「您老慈悲我要出門，您為什麼不為我說些吉祥話呢？」他說：「不是啦，是捨不得您離開啦。」這是一位老菩薩在臨別時所發的慈音，使我永銘五內！但我內心確實也捨不得離開諸位上人及祖國。祖國、祖國我最敬愛的自由祖國；師友，師友，我最崇敬的大德師友，我向你們暫時告別吧！因而偶曰：「天南地北已無親，豈為佛法而惜身。遙望寶島常繫念，此身不死臺灣行」。

東初法師要我寫點回國觀光的觀感文字，可惜我這胸無點墨的癡傢伙，就是把我拖到石磨裏去磨，也磨不得一滴墨汁出來！為了長輩之命難違，只好胡湊數語，詞不達意，還請東老及諸方大德師友們指教斧正，是為至禱。

佛教的和平觀念

Shobun Kubie 作
亞光 譯

一、什麼是佛教的和平觀念？這是一答覆可以這樣的被說：佛教的教義是和平的。根據佛教的教理說，一個人能夠達到「涅槃」最高的覺悟境界時，則其人便能保持精神上永恆的寧靜。當每個人都能到達這種精神的平靜狀態時，則國際間和平便能實現。然後，這一凡俗的世界即將轉變為「極樂淨土」——佛教的天堂了。

二、佛教的創始者是喬達摩·悉達多，後來被尊稱為「佛陀」，其定義是「大覺悟者」。他放棄了世俗安逸的生活而成為一個宗教的托鉢僧，出家後，經過了一番嚴厲的修持，終於豁然獲致覺悟，為其信徒們尊奉為佛陀。

無疑的，佛陀是具有一種充沛的宗教情操。但是這由於當時社會環境，產生了他的新的信仰，根據這一關係，下面有三點，應該特別加以述說：

- ①在當時印度各小國之間，彼此有着劇烈的利害衝突存在。
- ②由於保持着森嚴的四種階級，使大多數人們，從不平等的社會中感到無邊的痛苦。
- ③傳統的婆羅門教不能使這些問

題獲致解決。

可以說，喬達摩·悉達多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創建了這一種宗教。特別有意義的是，佛陀不出生於負有宗教行為與儀式的婆羅門族，而降生在掌握軍政大權的刹帝利種族中，假使他當時具有政治野心，生為一個國王的太子，可能已將整個印度征服了，但是他沒有循此方法去做。他知道利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國家，遲早將會得到報復的，相反的，他選擇了導致眾人與諸國之間和平實現的途徑，這就是佛教，佛教和平的觀念即在於此，同時這就是佛教被稱為和平教義的理由。

三、對於實現和平的方法，佛教的根本着眼點至為重要：

- ①運用佛陀的眞正精神來處理現代世界一切事件。
 - ②擴大和加強現代世界佛教會議的效能。
 - ③促進致力於世界和平之各種機構相互間的充分合作。
- 為了要實現這些目標，希望建立一個機構，來處理世界佛教國家之聯繫工作。

你為什麼要憂慮？

你知道嗎？憂慮能够大量地消耗一個人的生活力。它可以使你疲憊，使你失眠，使你神經緊張，使你神魂顛倒，使你喪失食慾，使你生趣缺乏，以至於縮短壽命。簡單地說，一個人可以因憂慮，而使他的道德、精神和體力總破產，甚至於總崩潰。

反過來說，假如你能够動員你所消耗於憂慮的一切精神和體力，而用之於建設的工作，試想一想：你將有何等的收穫和成就？或許你還可以由於你的成功，而把你所有憂慮的原因，消除得乾乾淨淨。

其實，一切的憂慮都是多餘的，無謂的和浪費的。試想一想：你為什麼憂慮呢？你是不是因為一個問題業經發生，或者即將發生，而你覺得無法應付嗎？可是，假如這個問題業經

悟

續

發生，而你的確無法應付，那麼，事實已經活生生地擺在你的眼前，你除了聽其自然，或者以樂觀的態度對付外，憂慮還有什麼用呢？假如這個問題還未發生，那麼，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會發生呢？或是發生時，你一定無法解決呢？難道憂慮的本身，會使這個問題消滅於無形麼？

所以，你應該鎮靜你的頭腦，控制你的思想，去面對現實，分析原因，了解真相，而在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那麼，你要憂慮的原因，就可以消滅於無形了。

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勇敢，不要畏怯；要自信，不要自卑；要實求是；不要胡思亂想，這是消除你的憂慮的不二法門。

朋友，你有憂慮嗎？你的憂慮消除了嗎？我希望有一天，而且就是最近的一天，你能無憂無慮！

曾有一個淒淒的夜，
當那朵殷紅的薔薇，
仍然滴著我的淚和血；
當現實把夢想揉碎，
我的頭曾無力地低垂，低垂！……

我會漂泊在山嶺；
我會流落在荒野。

※ ※ ※

就在那淒淒的一夜，
當我暈倒於冰冷的石階，
澈涼的風拂過襤褸的衫與鞋，
朦朧中似有古鐘和木魚的浮動。

就讓淚和血凝結，
讓夢想也碎，
哦，佛陀：
請助我爬上生命的石階。

※ ※ ※

遊太魯長春

無念



去遊玩的人。

車子走在碎石子路上，轟隆之聲，振耳欲聾。全身的細胞跟着車行的節奏顫動，好像在作電氣按摩，涼坐這樣的车子，用來作活動筋骨的治療倒不錯呢。沿路，此車有站必停，上來的，也都是帶着行李的人。最令人驚異的，隨便有多少乘客，它都裝得下。有一站二十多個小學生，乘這班車到「新城」去上學，車上實在擠無可擠了。幸而有兩位熱心人士幫忙，把他們當着包裹一樣，抱過來，接過去，人上堆人，居然全裝上了。孩子們還嬉嬉哈哈笑樂不已，認為這樣擠壓着挺好玩的。下車的時候，又勞他倆提起一個個丟下車去。

車行一點半，到達終點。伸頭向窗外搜索風景，只是一條短街，幾家飯館。下車，順着大路向前行去，走近一座吊橋頭，有穹門樣的一個洞口，掛着東西橫貫公路起點牌子的。彷彿告訴說：這裏面有無數雄偉壯麗的山岳，要訪幽探勝的，請進來吧！轉過彎，果然迎面一座黑洞洞的隧道，高不可仰的削壁，威嚇地向人俯着頭，擺出一付森嚴逼人的姿態。

到了花蓮，別的，我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供遊覽的，太魯閣却是非去不可。
住在車站附近的旅舍，跑不幾步，就打聽到去太魯閣的車，買了票，即上車，心想：遊太魯閣真方便極了。
同車者，無不携着大包小包粗重的行李，唯有我們是空手

這條路傍着峽谷，順着蜿蜒的溪流迴繞。兩邊峯巒矗立，重重疊疊，被夾持在兩岸高峯之間，非常憤激的流着，似乎藏着一股反抗的邪勁，隨處都在作不規矩的迴旋，自尋它的出路。
走不多遠，前面的公路完全毀壞了，這是八七水災留下的最慘重的現場；石子和水泥混凝的路基，被沖毀得七零八落，殘餘的被挖起，堆在路邊，暫充堤防，好像一塊塊巧克力花生糖。
長春橋，紅漆的鋼架，扭成了一團麻花，沖下幾百公尺，躺在河邊。工人鑽在下面，正在拆卸鋼鐵，丁丁東東的聲音，迴盪在千山萬峯之間。路上滿是挑泥挖土的工人，趕着

做重建的工作。原來我們同車帶行李的人，都是來此修路的工人呢。他們挑着鋪蓋，往深山裏去。走在我們前面的，還有背着孩子的女人，頭上頂着米袋，用物的老婦人。

這條路本來已通車到天祥，水災把路和橋都沖毀了。化了艱巨的人力物力，終年的建設，不消幾小時功夫，大自然的暴力，就輕輕給它揉碎了。人與天爭的可歌可泣的場面，總是要永久演下去的！

假如不是這場火災，我們乘車去天祥，深入崇山峻嶺的心腹，沿途風景必大有可觀。然而，當我們安坐車中，觀賞穿洞過橋於高山危岩的指縫之間，能體感到當初一寸路一寸血汗的艱辛嗎？目前的這條路，又回復到原始時代，百孔千瘡，十分崎嶇難行。我們只好信步走走，量力而行了。

遠望重山疊嶂的轉折處，隱約露出一抹金紅。聽工人說，那就是長春祠。因為這一點色彩的引誘，決定走近前去看看，路途也像並不遠。行行重行行，有如走入迷魂陣中，轉了一個山角，又是一個。那一抹金黃映在青蒼的山景中，若隱若現，總是可望而不可即。穿過一長隧道，洞口的石壁上，有一小洞，上書「太魯長春」。出乎意料，長春祠要從此洞中走過去。

出洞，陡直的岩壁上，鑿出一條彎彎曲曲的仄徑，圍以紅漆欄杆，通

往對山。只見對面有金色琉璃瓦蓋的小廟宇，幽雅的圓門，精巧的小紅亭，錯落在翠綠的山腰。亭下却湧出一條大瀑布，轟轟然傾出萬斛玻璃珠，穿過水泥橋下，注入深淵。

在這蒼涼幽靜的山坳中，忽逢這輝煌的建築與雄渾蒼勁的景色相照映，完成了極美的構圖，幾疑錯入洞天仙府。——這豈不又是人與天爭的勝利？這兒，如不是穿山打洞，從削壁上開鑿出小路來，這瀑布，這美景，怕只有鳥兒能飛過來欣賞了。隧道口，即是長春橋的所在，現在臨時架起簡單的吊橋，人走在上面如同馬戲團的懸空走鐵索。站在長春祠前，遠眺迂迴的溪流，鑲着一重重濃淡不同的山之屏風，這種幽奇新穎的景緻，曾賦予我一幅極難忘懷的圖畫。

長春祠內，供奉着築路殉職人員的牌位。我們進去，恭敬的行禮。有一個負責打掃的工友，隨時掃着落葉枯枝，所以雖僻處在絕少遊人的山坳，這裡却同任何名勝古蹟一樣的整潔。當然，這些措施都是為的尊敬殉職者以供後人憑吊而做的。緬懷這批殉職的英靈，生前冒險犯難與山川抗爭，而犧牲了性命。如今，生者為紀念他們，也與山川抗爭，開闢出如此雄奇幽美的亭閣風景，來祭祀他們。使他們終年有長流的瀑布歌韻，有長綠的山林相伴，其不朽的功績當與青山流水永垂後世，萬古長春，也可說死而無憾了。

如幻覺之二 一隻清涼的手

·塵耐朱·

★從眼角漏了出來！

一句彌陀，大意分明，蛇生弓影，藥出金瓶；一句彌陀，妙圓三諦，最清涼地，大猛火聚！一句彌陀，攝心默持，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摘錄微悟禪師念佛陀教義百偈之一)

當我提起筆來，想寫這篇回憶時，我又莫名地悲感起來了。

說實在的，我並不想哭；然而，晶亮的淚珠偏偏塞住了我底眼眶，

桌上，默默的方鏡，也映出了我底臉譜。

「怎麼的？要那末傷心！」我不覺暗暗自問。

確實，我道不出這是什麼原因，只深深地體察到冥冥中確有一股潛在的威力，在無情地擊着我這一顆脆弱的心苗。我要把回憶深刻地描述出來，不管怎麼的，我得儘力控制這股莫名的悲緒。

我要用逆轉的手法，讓眼淚化作醍醐，流向心田，去灌溉我乃幼嫩的心苗，使她能漸漸壯大成長。

雖然，已是七年以前的事，但在我底腦際，却像昨日一樣，所以我常常回憶：呵，「一隻清涼的手」！

那時，我住在陸軍醫院，被病魔圍困着；一度由新竹轉往竹東，又由竹東轉去嘉義。

是四十一年一個深秋的季節，我會醉心於打拳和坐禪。當時，我雖拒絕了醫官的藥物治療，但我底病體，並沒如醫官所料，自我摧殘。相反，我却神奇地由骨瘦如柴的可憐相，一變而為豐滿魁偉的體魄；環顧我底鄰床病友們，他們雖不斷地打針

吃藥，大量地增進多種維他命，和各種滋補品；然而，他們都愈治愈壞，愈養愈瘦，甚至胃病、腎病也產生了！結果，大多數都像秋天的枯葉，雖沒遭到寒風的吹襲，也會無聲地一片一片從塵樹上萎落下來。

坐禪功行的勇猛精進，出現許多神奇境界，也增加了我用功的興趣。每天，我除了吃飯和大小便（因為火力太猛，大小便實已很少。）外，早上打一下太極拳，白日和晚上，差不多我都是把腿一盤，兩目垂簾，一味地坐去，觀去……。

只有半年多時間，我發現了兩個奇跡：一個是已由心臟、呼吸、氣通百脈，到了母胎生活的境地（就是未出生前，在母胎中生存的機能）。這在道家來說，便是「通任督脈」，已到了「至人呼吸以踵」的生理，可說是丹基已築，離、神仙已經不遠！但在佛家言，這只能算氣功。養身延年則可，離佛法實在還太遠！然則在當時，因為我認識太狹；雖自命坐禪，實是盲人摸象。所以有了這種經驗，就認為已經到了相當的境界，其實大謬已極！另一個則要是眼睛一閉，就可從眉間望出去，由眉間那團白光的光中，見到很多想像不到的景物，尤其當我閉目觀察醫院裡的醫護人員和病人時，我真大大地吃了一驚！

「天哪！這怎麼能算人的世界呀？」我禁不住這樣狂呼起來。當時，我以為這是天眼通哩！其實差得還很遠。由於好奇心驅使，我把這種境界，隨便與一位同道談了一下，這樣一來事情便鬧大了。

每次，當我再坐禪時，各種兇惡和淫蕩的境界不斷出現，尤其當我坐後入睡時，常常眼一閉，就會昏沉過去，碰到一些熟識的女人來找我麻煩；有時碰着的，是學年時代的女同學，有時是家鄉的表姐妹，有時則是以前在機關工作時的女同事，甚至多年沒有見面和同憶的戀人，也會時時見到！她們見到我時，不是主動地擁抱我，便是熱情地來狂吻我。有時竟至一絲不掛地來向我包圍襲擊，……走筆至此，實在不堪回味。

至此，實在不堪回味。

也許由於我禪功的火力並不太弱，和淨功的火力也沒有馬虎，（每天，不論行住坐臥，吃飯喝茶，做任何工作，或大小便，我都至誠地默唸佛號，尤其同女人在一塊時，或在生活形態上不正常時；如發生了喜怒哀樂等等，我默得更激烈。）所以雖在昏沉中墮入了幻景，而我仍能清醒地自覺；也因爲有了這個本能，我就大膽地每每想在幻景中故意放肆地去戲弄她們。因此，也每每在惺惺的戲弄中墮入了寂寂的幻景——夢境！

每當她們來襲擊我時，我不但沒有恐懼，有時，却有意地似乎想試試幻景的威力。結果，我失去了本能！在緊要關頭的時候，我連唯一的武器（念佛）也遺失了！（由此可知無常的兇險和幻景的可怕！）想掙脫幻景的索縛，已來不及了。終於，我被她們（無常的幻化）攔得緊緊，吻得緊緊！……不稍多久，下身竟起了一股熱流；接着一陣奇癢。這時，我雖記起了慈悲的佛陀，趕緊默念，……但已爲時太晚。一覺醒來，終於走了身子（即是遺精）。

這樣的遭遇，連着不斷，我焦急得猶如火鍋上的螞蟻。因爲在未坐禪前，我會聽人說過，修行的人，什麼都不可怕，只有女人最可怕！也只有走身子最損道；尤其是昏沉中碰到女人遺精。這一來，我底心境終於無法寧靜了！

每天，雖然我仍照舊打拳和坐禪，但我底心都像懸掛在空中，尤其對於睡眠這份享受，委實使我太憂慮了。爲了想避免這種淫邪的奇襲，我曾下意識地想了個主意，以不睡來對抗。當時還邀了個姓羅的道友，（他也受着與我同樣的遭遇）大家採取聯防；就是當他坐禪時，我則默念佛號，我坐時則他默佛。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兩夜，雖沒碰到可怕的女人，但在第三天，問題就來了。

正當午夜辰光，我們很興奮地默佛時，突地肚子裡產生了陣陣劇響，急着想小便，解了回來，再閉眼向各處觀望時，種種景物已不見了！我們自作聰敏地以為這是佛陀的感應；降服惡魔的現象，因此，便安心入睡了；誰知睡去沒好久，醒來時，又走身了。但是遇着的是些什麼女人，却已記不清楚。

當天色剛剛發白時，還沒起床，我們底腹部又響起了巨音，急着想去小便，但為避免可怕的女人，怎麼的，我們也不敢再睡了。

吃過早飯後，我們底身體，畢竟發生了變化；似乎有不可數計的蚊子在我們皮膚裡。不，好像在血液裡，到處亂爬，從頭部到腳上，從腳上又到頭部，像萬馬來回奔騰，弄得我們坐也不安，臥也不寧，連吃飯也不感興趣了！在無法處置之下，我們只好援用坐禪來對治；雖然坐下以後，止觀不及十分鐘，這些亂爬的東西不見了。身心也似乎要安寧得多，但經過二、三個鐘點，起坐時，老毛病依然照舊。而且一入睡，昏沉中又是女人來那個，醒來又是走身。這樣接連又是二、三天，我們底身體漸漸走下坡路了。

同病房的患友們，有的討厭我們的，譏笑我們盲修瞎煉，把身體搞壞了！有些信耶穌的，索興公開地指責我們信魔道所以着魔了！還有一批無神論者，他們則罵我們吃了飽飯沒事做，庸人自擾發神經病了，我們確實受盡了許多莫須有的鳥氣！言念及此，不禁令我擲筆長嘆；噫！修道學佛，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樣的境遇之下，那位姓羅的同道，每每與我一碰面，彼此不是愁眉不展，相對無語，便是默默地淚流滿襟……以後，他終於經過慎密的考慮，停止了坐禪和念佛，另外找到了一位所謂道家高明

。據說我們這種毛病，是因火力太猛，加之境界到時，自己不認識，誤解是着魔，心境不安，才壞了丹基，患的是飛來怪病；因為秉性圓明好飛。羅君很相信這種說法，以後就拜他為師，吃中藥治療去了。

我呢，向來是固執成性的，我堅信慈悲的佛陀，是我唯一的救星，因此，我無心去求教高明，我只天真地重新下了決心：認定這一身四大都不是我的，你要走（指遺精），儘管走你的，我已不要這個色身了，再則我信定佛陀普渡衆生的四十八願，絕對句句真話，所以我不要不斷地默念他，用我十足的愚誠來感動他老人家，甚至到死為止！兩個信念合一；我底心境驟然變了，如果說，天會倒下來，地要塌下去，我也不怕了！（由此可見學佛要緊的是信）。

從早上起，我把竹躺椅搬到病房門口的走廊上，我靜靜地睡在竹躺椅上，飯也忘記吃了。任何人

來看我，或對我講話，我也無心理會了。

我默默地仰臥着，閉着双目，痴痴地默念着佛陀聖號，記得從上午八點鐘念起，直念到下午四點鐘光景，突然一陣濃厚的檀香氣味，洋溢在我底四周，雖然我底眼睛是閉着；但很清晰地，有數道純白的亮光在我眼前幌了幾下，我沒有喜悅和好奇，也沒有去理會，只死勁地默念……接着一隻清涼的手，太深刻了；五隻分開的手指，很清楚地，像孩提時代，慈祥的母親撫摸我似地按在我底頭頂，但我並不因此而思維或愛戀，仍不去理會，還是死勁地默念……一轉瞬間，亂爬的東西統統不見了，身心也特別感到清涼和安寧。

我不禁興奮若狂，掙起了躺椅，往病室裡跑，滿口却朗念着佛陀聖號……

呵呵！原來這就是念佛的功效，我知道了。

今天，我才真真實實地知道了。

夏天，空閑了很久的東院借給養蜂的人，才知道蜂兒好忙呢。清晨、傍晚、或日正當中。夏天是多麼炎熱的，可是滿園滿野都有蜂兒在嗡嗡叫喊着，工作着。從花叢花蕊，穿舞飛騰，忙碌採集。工作一日，釀製成清甜甜蜜而獻結主人。

·非 慈·

夏夜，農村的屋角。一隻蜘蛛在大家納涼的時候，偷偷的不停地佈網工作。從自己的腹中抽出一條潔白均勻的銀絲。巧妙的技術，編織一張美麗圖案的網。孩子

們看了，天真的心裡在懷疑，「蜘蛛沒有翅膀，怎能從這個屋角飛到那個屋角，連起最初的一支線呢」。

邏輯方法，有歸納與演繹兩條大路。大思想家法蘭斯培根告訴我們，歸納法如蜂兒釀蜜，是由百花中採取而來。演繹法似蜘蛛織網，乃從自己腹中抽繹而出。

此等比喻是多麼富有文藝氣息啊。（名理小品第一篇）。



寺院舉行追念「虛雲老和尚涅槃大法會」

（本刊訊）爲追念一百二十歲的虛雲老和尚圓寂，中國佛教會暨所屬各地寺院及佛教團體，分別於本月八日上午隆重舉行「虛雲老和尚涅槃法會」。



上午九時，市行正儀式，各界到會者約五百餘人。結緣社、智光會、華嚴蓮社、中國佛教協會、甘肅政務處、佛學會、劉修如居士代表及社會各團體代表等。

發起勸募冬令救濟米

二月初一日，起建佛七，至初八日圓滿，並於是日發放冬令賑米。該館秉承佛陀救世悲願，發起勸募冬令賑米，迄今已屆四年。菩薩攝化，體衆生之平等；慈寒同受，啓菩提之道心。每覺自身已得之飽暖，輒念貧苦同飽之饑寒，且因今夏以來，本省災難頻起，窮困者亦日增。故此深盼善長仁翁，大心菩薩，共襄斯舉，隨喜施捨，或一月爲勸募，功德難量。倘蒙惠予協助，限於農曆十一月底截止收受，如以現金代米，可以「人生雜誌郵政劃撥帳號八二五五」匯來，功德芳名當在「人生」公佈，以揚仁風。

(臺北訊) 爲響應西藏抗暴運動及紅

德實囑佛爺與宏揚密法起見，特於農曆九月十九日（即十月廿日）在臺北廈門街，由顯密編案成立「貢噶精舍」。並於是日上午九時起在該精舍舉行觀音法會，由金剛上師貢噶老人領導共修密法。下午二起復由該精舍主持人貢噶老人傳授「頗哇法」，即往生西方開頂法，參加男女信衆是二十餘人，皆鄉神咒加持，如願開頂，功德圓滿。持咒能元老和尚及隨喜者，有前曾在嘉義市天龍主持釋能元老和尙與密宗大德韓問立法委員等百餘人，濟濟一堂，法緣殊勝云。

王英賴月昭兩小姐主持

(嘉義訊) 中國佛教會廣播組嘉義辦事處，自正聲廣播公司嘉義公益電臺舉辦佛教之聲節目，開關至今，一年以來，頗受本省中南部及外島聽衆之愛戴收聽。該項節目乃依衆緣成就，實非一人之力量所能及，惟節目主持李玉小姐自本年七月間請調虎尾雲林電臺服務後，因路途遙遠無法分身兼顧，乃得電臺方面之合作，及佛教青年王英、胡月昭、林素良、潘芳滿、黃麗珠、陳翠娥、曾美鈺、高明理等人繼續努力，並得遠近法師居士與當地佛徒之熱心支持，財法兼施，故「佛教之聲」節目仍能繼續舉辦，今爲使該節目更能精彩不辜負一般聽衆及佛徒之期望起見，最近已改由在公益電臺服務之賴月昭小姐主持，並應多數外省聽衆及佛徒之要求，每星期六同一時間改用國語播出，由公益臺服務之王英小姐主持云。

百餘佛徒前往道賀咸慶道場得人

【本刊新竹訊】此間福精舍落成，係經六載。法務興建，諸衆進行。茲因明順法師往來海外，無暇兼顧。爰集衆議，公推續明法師繼任住持，於本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普院典禮。是日前往道賀觀禮諸山長老及護法善信一百餘人。

開幕典禮四衆嚐新

（本刊高雄訊）高雄佛教居士林，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玉明居士，頃結合同道二十餘人，於愛河西路中園，創設「中園素菜館」一所。十一月一日下午五時舉行開幕典禮，並製素食歡宴基本林友，及招待當地法師及各機關首長瞻新。

印順老法師主持說法

教友百餘人觀禮盛況空前

七十餘牧師飽嘗法味快未曾有

本為欲為大九時，為本
基欲欲講講講講講
督教教教教教
聯教教教教教
合義義義義義
主與與與與與
辦佛佛佛佛佛
之現現現現現
牧於於於於於
師十十月月月
佈九九九九
道日日日
訓上上上
練午午午

有部份牧師起立請求解答數項有關佛教一般常識問題，如禪宗之特點，各宗分別，臺灣以何宗為盛行等等。演培法師均一一圓滿解答。演師為七十五個牧師說法，修辭優美生動，義理深入清晰，儀態雍容莊嚴，為聞法者留下深刻印象。此次說法共歷三小時，至下午一時始結束，講者聽者皆忘腹中饑餓，實因飽餐法味，不知時間之消逝。

東山寺起建護國戒會

（屏東訊）本市東山寺為屏東首刹，亦本省南郊大道場也。歷年弘化興教，十方檀越喜捨捐獻，不遺餘力，經常建造修理，努力經營，現值莊嚴隆重，重修佛殿工竣，即當落成典禮，理宜啓建大佛事，用報國恩。爰特傳授五戒並訂國曆十二月三日至九日傳授五戒。至十二月九日傳授在家菩薩戒，禮請證道老和尚得戒，微淨老和尚羯磨，默如法師教授兼講戒，並請隆泉法師開堂，戒德法師陪堂。受五戒者，請即報名登記，幸勿錯過勝緣。受戒日期：即日開始至國曆十一月二十日截止。報到日期：國曆十二月一日來寺報到，並需自帶行李，隨身換洗服及日用品。

西藏喇嘛高僧吐登參利

西藏喇嘛高僧吐登參利

藏僧吐登喇嘛金剛上師，十一月三日圓寂，遺體移香港殯儀館治喪，六日下午三時在該館辭靈出殯，由諸山長老優曇、覺光、旭朗、海山、懷中、宗才、曇慈、明心、明輝、品蓮、蓮全諸師等領導四眾佛子，在該館大禮堂舉行佛教出殯儀式，遺像前念佛繞佛上香上供，參加者凡數百人。又由臺灣東普陀寺茂峰上人，領導全寺僧伽及四眾佛子百餘人，在該寺大殿，為吐登法師舉行往生普佛。吐登法師生平著錄錄下：藏僧吐登喇嘛金剛上師，自幼剃度於北平雍和宮，深研密宗，學法廿餘年，離開雍和宮後，初在上海宏法，七七事變前，上師正在河南開封府宏法，並任河南開封佛教會會長，對日抗戰發生後，即隻身輾轉到廣州，在廣州佛教居士林宏法，不久即應請來香港主持密藏院，「真如藏密院」及「普賢佛院」等處弘法直到今。上師六歲出家，宏法三十餘年，僧臘五十八載，以上師秉性慈悲，修持有素宏法度生，五十餘年如一日。

泰國龍華佛教社助中

泰藏災民白米廿大包

（東京訊）本京龍華佛教社，月前為慶祝地藏王菩薩聖誕，特啓建盂蘭勝會，社友捐助白米甚多，據悉，該社理事會經已議決，將所存之白米撥交救濟組，作為救濟之用，上月五日九時半，由該社理事長廖振祥，率領常務鄧玉臣，馬鴻英及救濟組組長黃林堃等，代表龍華佛教社，前往我駐泰大使館，捐獻白米二十包，救濟臺灣中部遭受水患之難胞。

由我駐泰抗大使接收，廖理事長致辭謂：「這次我中華民國臺灣省中南部，遭受六十年來最大的颶風，引起了嚴重的水患，許多同胞們流離失所，嗷嗷待哺，我們在海外驚聞我們的兄弟姊妹遭受災難，自然會引起同情的悲痛，尤其是我們學佛的人，本佛教慈悲為懷的精神，應當負起互助的責任，所以小弟今天代表龍華佛教社全體社友們，捐獻白米兩噸，藉作救濟之用，最後但願佛陀的威神大力，早日將災難化為吉祥，受災的同胞們，離苦脫難，安居樂業，」繼由抗大使答辭，「海外僑胞關懷祖國值得欽佩，僅代表受難災胞向貴社致謝意。辭畢，移交禮完成，各理事在愉快的氣氛中辭歸。」

又訊：聞該社已決定不日將白米二十包，捐獻泰國國民助賑會為救濟泰北遭受水患之災民，又將白米二十包，捐獻泰國佛教總會，作為救濟西藏印度之教友云。

菲律賓佛教華僑界舉行

護國息災法會三日由

（本刊菲律賓訊）此間華僑界由瑞今法師等發起自十月一日起至四日舉行護國息災法會三日，此一大法會一日下午四時，在那拉街大乘信願寺舉行，並公祭戰亂以來殉國將士及被共匪逼害之大陸死難同胞。公祭禮於四時半開始，至五時結束。由段大使主祭，各僑團代表陪祭，宗聯周冰心讀祭文，柯迪偉司儀，中正中學樂隊奏樂。是日前前往參加公祭者有：大使館館員，及各領袖僑團代表，佛教界善信等二百餘人，情況極為莊肅隆重。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十二期

發行人：東 主 編：性 如 初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 華 印 刷 廠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戶八二五五號

Interflow of Chinese & Burmese Culture



The building of the Burm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緬甸佛教聯合會外院 ↑

Sutras being presented to the Chief-Priest

↓ (師法觀樂為者鏡眼戴) 座上僧高經送



詞致師法觀樂表代國我時經藏交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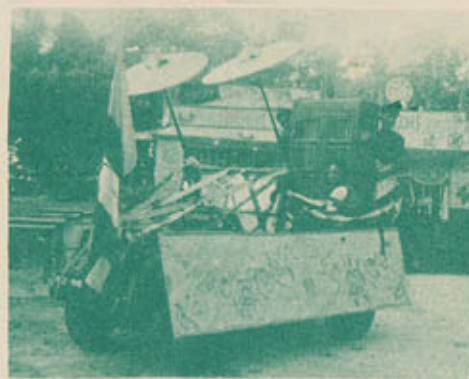
Rev. Lo-Kwan,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delivering a speech

大然底板字僧高一第緬為者座中福祈民人緬中為經誦僧高國各↑ 車花之經藏運載↓
ay for Chienese & Burmese people with the Chief-Priest of Burma presiding

Decorated venecles for hauling the Sutras



經藏大觀參要政各與氏悅登宇理總副緬
e Vice-Premier & officials reading the Sutras



Unicorn Dance 祝慶形情獸角獨舞↓



Attending guests

索爾立社賓來禮觀 ↑



詞謝答致掌合氏悅登宇理總副緬

The Burmese Vice-Premier delivering speech



經藏接迎要政各領率氏悅登宇長部教宗兼理總副府政邦聯緬
Sutras being accepted by the vice-Premier &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